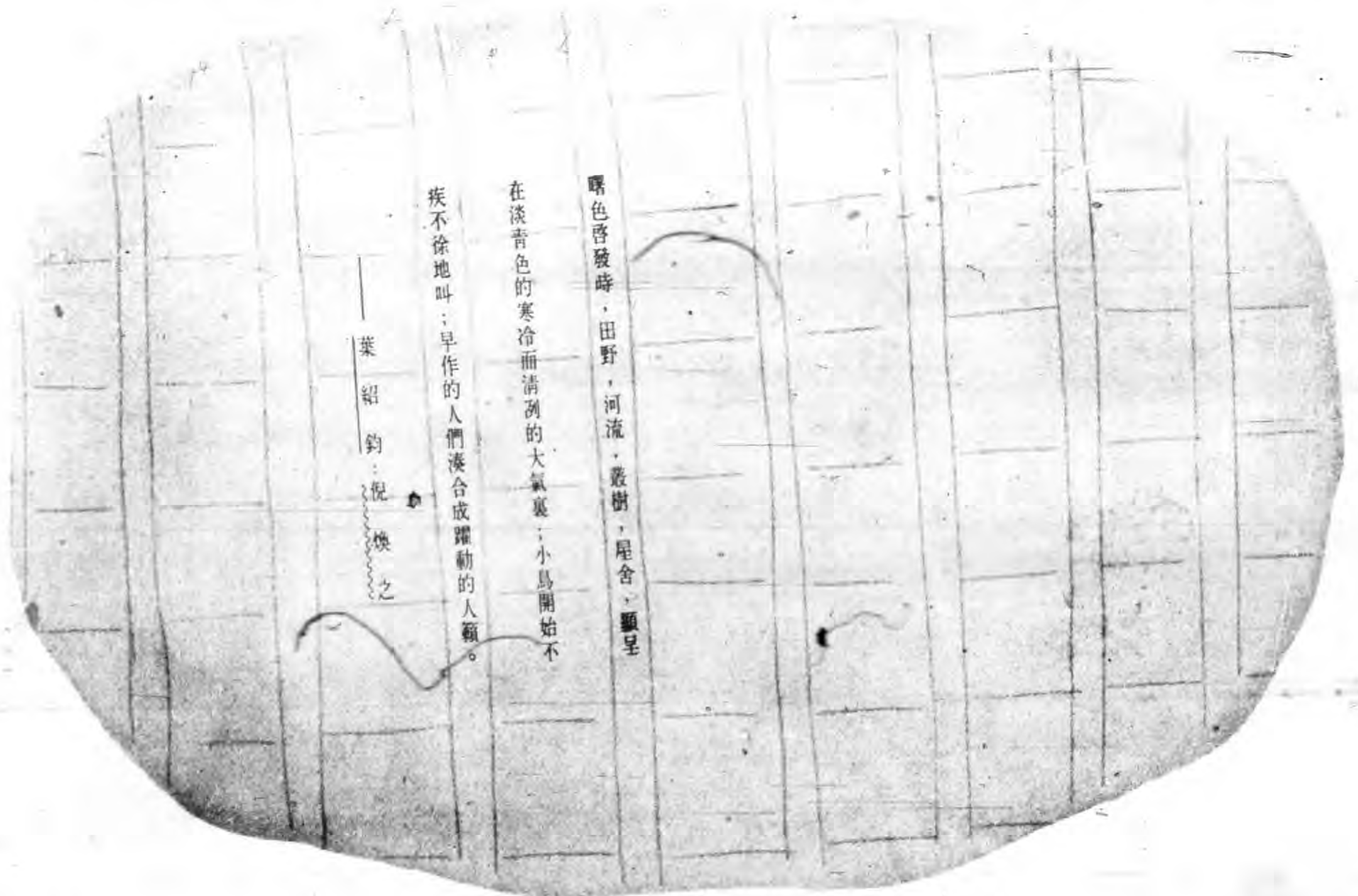




全家福

2



曙色昏曉時，田野，河流，叢樹，屋舍，顯呈

在淡青色的寒冷而清冽的大氣裏；小鳥開始不

疾不徐地叫；早作的人們湊合成躍動的人類。

葉紹鈞：倪煥之

協力五強治運

各雜誌社舉行共同座談會

四、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維何？並應如何進行

當此共產黨，以唯物史觀，強行世界之秋，在中國方面，只有提倡「孔子學說」，將孔子思想，深入一般人之腦海，則共產學說，無由而入矣。

對抗共產思想最有效辦法在文化人之立場上而言，一方面利用文字或演講，講述共產主義絕不適於我國，因我國五千年來，為農業國家一切風俗人情與西歐迥異，一方面再深入民間講述共產學說之荒謬及詳述目前時局之實況以及大東亞戰爭之有利展開。

(三六九書報)

言中日親善已二三十年，而成效未著者豈無故哉，未能真正的合作是已蓋心不誠則力不果，而合作之效能鮮矣，文化人以一切文化事業之合作為最有效的方法毫無疑義，然必以誠心為基本方能有效，意見交換知識擴充隔閡消除，異常披露，無詐無虞，同心同德，夫如是不必日言親善，而親善自然固結矣，是在雙方文化人努力而已。

(藝林月刊)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即係用文字儘量描寫共產之罪惡，深鑄於腦中，當能有效，本社即擬每期刊載共產之暴虐行爲，予以文字之重大攻擊以收普遍宣傳之效，使人人皆能將思想肅正。

(華北體育)

徹底評擊共產主義根本不適於亞洲之理由，並積極發揚東方固有之文化道德，利用文字，畫圖向大眾宣傳，以防止國民染有共產思想。

(回教週報)

對抗共產思想之有效辦法，莫過於反駁共產思想及其學說之錯誤，應邀請專家刊行能使人民發生興趣之反共讀物。

(華北體育)

應切實指摘其思想的謬誤，並一方應竭力引出共產思想不適於中國，不適於東方民族的理論及事實，歡迎他們來歸，是充分予以自新機會。

(中聯)

一面從事著述發行小冊子普遍廣送。一面組織演講團體做效宣教師之辦法，於熱鬧之市街上隨意講解共產主義之危險性及不適於我東亞社會之要點。

(僑聲)

可由有力的文藝及漫畫將共產黨徒之罪惡暴露之，以文藝之普及及展覽會進行之。

(新少年)

研究，認識，站在中國民族和東亞解放的立場，予以嚴格的批判。(東亞聯盟)

(立言畫刊)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揭露之，以肅正其思想。

(新報半月刊)

以最淺近之事實，反駁馬克斯學說，以歷史有力人事倡明東方道義精神。

(婦女雜誌)

應竭盡發揮其文筆及思潮，作文字上之宣傳。

四、改正避而不談之習慣，就歷史及學說一加以糾正，惟須謀妥善之辦法，以免誤會。

(中和月刊)

文化人對於共產思想之最有效的辦法，當不外常識的立場及學術的立場，論述共產主義之謬誤。為推行此事則政府當局協力反共言論之發表，補助反共刊物之刊行，實為要著。

(新進月刊)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應盡量抉發共產主義之罪惡，於各個作品中，因勢發揮，或作學理之批判，或舉事實之證明，而事實尤重於學理。

(藝聲)

盡量宣傳共產思想之矛盾及陰謀，尤其於各項小品文及文藝小說中，以動人情感之作品，穿插對抗共產思想之取材，以默化之力量，收偉大之實效。

(新河北)

應由文化人選述各種抨擊共產之稿件，如回教方面者，可以湖北岳口鎮回教校長王樹恒被共黨用燒紅鐵條穿入肛門慘死一事，可加重描寫當時之實況，編成小說或特別記事。

(震宗報)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辦法在於對於共產學說之攻擊，但應以與民衆生活特別有密切關係者而論，空以「論文」反駁之，恐效力不大。

(國民雜誌)

文化界第一須有整個之組織，樹立一種共同之中心思想，倡為一種主義的學說，以對抗共產學說，以普及於民間為目標而推進。

(新光雜誌)

五、關於中日文化人真正親善與合作方法問題

在過去，中日親善似乎只是一種口號，按目前的國際大勢看來，中日非真正澈底親善，澈底合作不可，茲提供合作辦法如下。

一、日本文化人應首先放棄輕視中國文化的心理，一有一般日人己感到中日同舟共濟的必要，中日緊密的携起手來才能建設大東亞，並且許多日文化人已經實踐了真正中日親善的標語，希望這種現狀普遍到每個日本文化人。

二、中國文化人應誠懇接受日本的一切優點——在以前，中國人過於迷信英美，甚至對英美給中國的壓迫，剝削都不感悟，自大東亞戰爆發後，英美暴露了弱點以後自然已經覺醒許多中國的文化人，但應乘此機會充分的揭發英美的醜惡，使人人痛恨了英美，來與友邦文化人攜手。

三、盡量作文化溝通工作——中國文化以往因受了英美文化的籠罩不肯虛心的來認識日本，現在日本在戰爭上發揮了如此的偉力，中國文化人正驚奇與探討日本的時候，應充足把日本介紹給中國，文化人是會心悅誠服的，同時藉此時機，也應把中國介紹到日本去，解去一般對中國人的誤會，這在親善上也是極有力的。

四、多交換留學生——想進一步研究中國與日本，非多派遣留學生不可，這樣由深刻的認識上才會自然的合作。

五、多給中國文化人機會去日本參觀——這是最小限度的一種認識日本機會，叫中國文化人明白日本現代化的程度，再看日本獨有的特點。

(中國文藝)

「中日文化交流」這是在目前最要緊一種工作，日本文化人所寫出的文章，中國人未必不喜歡迎，中國文化人所寫出文章，日本人也未必不喜歡迎，因此，兩國互相的翻譯文字絕不可輕視的。今後我很希望華北作家協會對於這個工作努力一下，藉於互相文字的號召，真情才可流露，中日兩國間的真正親善，自會有增無減。(三六九書報)

六、在「革新生活」聲中對中國婦女界有何特別提供之意見

革新婦女生活，概言之，應以上級社會婦女為第一目標。

吾人試觀華北政委會王委員長夫人，北京市長夫人余爾英女士及天津市長夫人湯爾淑女士，均以儉樸稱於一時，較之過去偉人貴婦之翠繞珠環，宜赫於各娛樂場者，曷啻夫壤。

其次應請求在上之婦女界領袖，倡導輔助社會，安定民生之公益事業，如設立婦人工廠，婦女貧民學校各種職業學校，幼兒教保園，幼稚園，平民醫院，婦女農事試驗場之類，求一救婦女能身懷一技之長，實踐革新生活之意旨。

組織「華北婦女協會」於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實施期間中，實踐婦女界普遍的肅正思想，對抗共匪。革新生活，安定民生。以及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之偉大目標。

會員須為華北政府長官之全體夫人為後援，集各學府與新聞界之婦女人材及社會上大企業家之有力女性合組而成，必如此則其指導方面，學術方面以及實力方面，才有足之進展而不難協力於治安強化運動以達成預期之目的。

於此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中，宣傳「亦為當今切要之圖」。

而組織「華北文化協會」包括全華北婦女文化團體及各報紙婦女刊物各婦女雜誌而組織一元化的宣傳機關，吾人尤應致力於婦女界者即為治安強化運動之各大目標而使一般的婦女深切瞭解其意義，以求一致實踐。

婦女之本性厥為操持家事，自古已然，文明國家亦莫不如是，如一受過教育之女子，精心主持家政，其家庭決有新的建設，家庭既有朝氣，定無限樂趣，男人處有樂趣的家庭，其精神為振作的，其思想為靈活的，德國家社會服務自必盡責而勤奮日富而創造力，正合「齊家治國」之本旨，齊家責任放於婦人身上，治國責任在男人肩頭，為表裡一體不可化分之千古定論，亦為一愛國思想之國民必具條件，若論我國先知先覺之偉大新女性，尤其受過高深教育之女性，認清本身職責之重大，應努力倡導走向家庭去。

在世界整個個人戰爭體制中，一切應節儉而充實戰鬥，比如吸鴉片，不但耗錢，而且損身，故戰時體制中，鴉片當禁。戰期延長，農產減少，為必然現象，為爭取最後勝利，節省食用實為必要。(日本各雜誌現正討論此問題)以婦女而論，第一要變高跟，第二塗脂抹粉，第三服裝入時，就生產言，一切製成製成品的工廠應全部封鎖，改為土布及其他必要工廠，就經濟言，可節省巨數金錢，用供其他工業之活動。(中國公論)

假如我們承認日本婦女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那們，我認中國婦女是世界上最缺點最多的婦女，簡單說，中國婦女(都市婦女)習了兩洋的短處，丟了自己的長處，有人說「日本之強在於婦女」這話並不是過語的，今後各雜誌極力介紹日本婦女，應全部把日本婦女賢妻良母的教育與風習搬到中國來，把美國式的女子教育趕快丟去。

男人來談婦女問題，多少是有點私見的，難免有時也過於苛求，我們所希望的，他們已都站在婦女本身立場而自行倡導，我們只希望在此大革新生活聲浪中，我國婦女界能夠做出一點實在的成績來，既往中國的一般主婦們，大半都很勤苦耐勞，只有少數未婚小姐們，對於享受方面，未免有點過度。

(中國文藝)

(二六九圖報)

在男有分，女有別的認識上，我們覺得今後中國的婦女應回到家庭去老老實實的作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須知追求婦女的自由和平等，非必到社會上來和男人一較長短。

一、對於職業之革新——婦女的職業，當然有正當的，但是也有不正當的，應當努力設法矯正婦女職業，使他們步入正軌。

二、對於裝飾之革新——中國的婦女，應以日本女人為法，從事於儉樸，例如不穿高跟鞋，免去燙髮等等。

在「革新生活」聲中，對於婦女界提供之意見首在於去奢轉樸，不必要的消費應完全減除，一面喊獨立解放的口號，一面又仰息於丈夫或父母的弊病，如能取消則生活必煥然一新。

七、想建設中國使成爲現代的健全的家國有何具體意見

我們根據客觀的要求，根據我們的民族環境，我們要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以新精神作為建國的基礎，這種精神的內容就是：王道精神與革新精神，克己精神，全體精神。精神是行動的基礎，所以精神的確立對於建設新中國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使好的領袖指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建設，同時要教育國民，組織國民，和指導國民，有了好的領袖和好的國民，然後上下層社會方能健全起來，然後中國方能走上現代化和健全化的路。

中國公論曾提出獨立革新思想，展開革新運動，建設革新體制的意見，深蒙海內外有志之士的理論支援與呼應。故今後野應共同努力，展開理論鬥爭，由理論而實踐，不過現在大家對「革新」多有錯誤，認為換皮也革革新，其實革新並非只是外表，這點希望大家共同理解。

本刊的編輯宗旨是可以代表本刊的意見。

1、本刊為謀中國民族之復興，對內主張建國革新體制，對外確認民族獨立之立場。

2、本刊主張東亞聯盟運動應形成為國民運動，其運動目標有四，即：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提攜，又化溝通。

3、本刊贊成王道理想，而主張研究其實現方案，以期達到世界和平之確立。

我們很相信，中國雖在創巨痛深之餘，但在偉大的領袖及全國民一致革新之下，還是可以復興建設起來。

我們希望友邦在政治上，經濟上，能予我們以更大的幫助，使一切力量集中在政府之下，能充分的行使權能，用全力來刷新體制，改善民生，國民對於政府的信仰既得加深，政府對於發揮權力亦毫無阻礙。

一方我們國民應從新整飾自己，鞏固自己，不可自暴自棄，能盡量協力友邦完成這亘古的任務，便是中國拯救自己，重建自己的唯一出路。

七、要建設中國使成爲現代的健全的家國，首須注意辦理政治的人，最近新民主會喊出澄清吏治的口號，才是強國根本辦法，辦國家的事的人如果好了，自然國家易於強的。

(國民雜誌)

(七)如欲建設中國成爲現代健全的家國，至少須完成下列諸條件：(一)與友邦進行合作，完成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二)排除英美資本勢力及其商業榨取；(三)全國實行廉潔政治，掃除腐化及惡化份子；(四)掃除共黨之殘餘勢力，遏止共產主義之萌芽；(五)刷新全國政治機構，改善人民生活。

(吾友)

第五卷 第二期 目錄

封面：勝次設計

創作

舊年雜燴

個人詩選

斷歌了五年的人間故事

不願做造物者玩物的人

海外鱗爪

戰時家庭生活

婦女·家庭

女人的地位與責任(特輯)

漫畫

Y歐·黃冠廉·周無

戲劇

苦辣酸甜未婚夫婦

音樂

佛蘭茲·李斯德

藝術介紹

談風景畫

學生之頁

冬

墮落

小學生文字

小學生書畫

小學生照片

容易弄錯的字

小說

現代

玲子姑娘

懸賞

四三隨筆

羅方達

黃瑩

英瓊

孟靜主輯

白露

洛杉

白洛得

小君

小鴻

逢一

魏藍

李在萌

風姨

舊年雜燴

四三隨筆

日月在太空裡翻飛，倏忽又跨進臘月，這一年十二月裡，似乎獨有臘月在一般心理中不同凡俗，這種心理，由於國人習已為慣，也就成爲一種自然性了。臘月月底，就是古人所謂的大除夕。在這一日，不問家境窮富，都要在個人的環境中找到一個「消受除夕」的辦法。於是從臘八到臘廿五，無拘那一家都忙著「辦年」，較寬裕的家庭中，大人小孩都要換一套新的衣服，預備新正來臨，穿出去到親友家拜年，無此似乎就不成其爲「大年正月」了。在女主人公呢，自然要在事先，領了老媽子到市場菜市裡去備辦年下應用的東西，什麼雞鴨魚肉，無一不買無一不置，從二十三起到二十九止，沒有一天不在廚房裏鑽出鑽入，把年菜年飯都預備齊全了，只等新正飽飽享受一個來月。

可是在貧寒人家呢，就有另一種年的滋味了。他們平日的收入是有限的，連平日的三餐還維持不住，怎好談到積蓄，可是他們也不肯犧牲這個年，所謂「放一邊樂放一邊」，雖然帳條一張張的送來，他們也以孩子多不咬辦法應付着債主，擠出點錢也要辦年，買點供菓，弄些香燭紙張，孩子們要新年玩物，也要拚命買點，以免孩子哭喊，鬧壞了運氣，孩子們要新衣服，在沒辦法之中，也忍拆拆洗洗，以符去舊迎新的意義，大人寧可苦在肚中，也須裝着笑臉等待新年。

再說鄉間的年下呢，大多數都是以農爲業，終日勞苦，每達到了年終，過年的心氣尤其旺盛，好像要專等年下，大大享受一下，鰲鰲一類的吃飯傢具，完全給黃錢封鎖起來，平時各鄉鎮的集日，他們是主人，現在集上換了另一批新的「年過活」的主人，他們爲了迎新去舊，也要到集上備辦一點年貨，至於主要的吃喝，完全是自製的材料，把收穫的麥子磨成了粉，蒸上多少饅頭來供奉大地和他們的家堂，本來農民自己說是靠天吃飯，這樣返始根本的心思，他們必要恭敬指置，到了初一那天，把作好的黃酒裝滿了酒壺，請老親坐在炕頭上，歡歡喜喜頌祝老人家上壽，在父母方面，也許要換上每年新正就穿一次的新衣，頭上插些紅紅綠綠的紙花，也要向公婆說幾句吉慶話，老人家聽了孫男嬌女的年話，萬分歡喜，一家人團團圍圍坐大享天倫之樂，過了破五，鄉間的婦女照例要騎了驢子，再把年下的吃食帶去點回娘家，大半都是她的男子趕了驢子護送。

雖然，各人有各人的年景，各家有各家的享受，可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總是大同小異的，本來一年的生活從新正開始，如何能使自己委屈，不怕拚了命根，也要在新正裡大擺其譜，大享其福，任何事情，都要留個吉利，花紅對聯，嶄新掛錢，貼得兩堂紅，在小康家庭，還要在壁上貼些年畫，完全預備好了，從除夕日起就正式過起年來，最主要的，任何人也不許哭喪臉子，說出的話，必須句句吉慶，等到入晚，早早亮起燈光，不許見到黑暗，以圖來年，時時明光大亮，這一夜任何人都不許睡覺，實在困得要命，有備好的乾鮮菓子解除疲困，再不然大家湊在一起玩牌，叫做「抓子」。這一通宵香煙不斷，同時還要包水餃，每個必須捏緊，不許破裂，如果下入湯鍋，發現破了的水餃，就是一年的不祥的象徵，本來不許睡覺的除夕之夜，如果有的男人實在支持不下，也可破例睡在床上，但是不能正式鋪用被褥，否則不吉，並且倒在床上時，必須頭向喜神方向，躲開不祥的太歲方向。直到午夜，地上的菓皮紙屑，不許用掃帚掃出，禮說財物不能往外打掃，同時地上散放著芝蔴糖，任人踐踏，名爲「踐歲」，如果偶然不留意掃破了器物，也叫做「碎碎(歲歲)平安」。

直等到大光天亮，一切照舊圖着吉利，大家把新衣服換齊，又算開始了新的生活，每個人笑容滿面，涉着每年去拜年，婦女們在破五以內的日子裏，必須足不出戶，有的人家講究忌人，不准任何家婦女理入己家，否則不吉，必須擇一個吉日，請一位全福的女人——全福的女人必須公婆俱在，子女滿堂——來給自家裏開市，唸一套吉慶歌，以後才允許別家女人進門。在新正月裏，有應運而生的卜者，滿街吆喝，滿懷新的希望的人家，定要找來卜者，由祖上算起，直到最小兒，每人一卦，以下今年個人吉兇。至此，一個太平年才算平安渡過，在這新正月裏天天吃好喝好，無非向外打發金錢，同時還要取些吉利，這一個月三十天裏，幾乎無日不玩無日不樂，結算起來，每個人一年十二月，才只不過有十一個月按部就班的生

創作

個人詩選

羅 刹

假如

假如一顆流星閃過，
從此我不再渴望什麼，
夏之空將永遠把沉默給我。

x
假如一片葉子落下，
從此我的心蒙上一重紗，
它永遠也不會開出一朵花。

x
假如這個季節過去了，
從此收斂了笑，
也許永遠沒有了煩惱。

一隻歌

生活只剩下一隻歌。
一隻歌裡有我往日的歡欣，
那時有你的琴伴奏。

x
歌裡有澄清的湖水，
湖水上映着白色鷗的影；
歌裡有夏夜裡的羣星，
羣星中有兩顆在我的心上最明；

x
歌裡有十月裡的蒲公英，
蒲公英在輕風裡飄；
歌裡有滿天的鴿鈴，

三十年八月十五日

鴿鈴在糊着黑色紙的窗外響。
x
但琴被你帶走，
我啞了的喉嚨唱不出往日的歡欣，
生活空剩下一隻歌。

詛咒

x
人家歌頌大地，
說她哺育了千百萬個孩子，
是個偉大的母親！

x
我却詛咒大地：
說她雖然哺育了千百萬個孩子，
但是她却忘了教育。

x
沒有受過教育的孩子，
毀壞了大自然的景色，
拿炸藥讓鐵去開花；

x
撕碎了真理的書本，
拿筆在臉上勾，
在日子畫上線，
拿紙幣買道路走；

x
把感情放在脚下踏，
拿污穢的色在白色的胸臆上塗。
他說這是創造。

x
人家歌頌大地，
說她是永恒，

沒有消滅！
我却詛咒大地，
說她也有天墜落，
像別的流星一樣。

和往常一樣

和往常一樣
五分鐘買進了南海公園的大門
我在石子路上散步
我在湖岸石上散步
我要聽流水音
水已結成冰
四周只有靜
靜和往常一樣
靜和往常一樣
我坐在一隻椅上
等待着黃昏
等待着夜晚
我要看月亮
下個月是不會出來了
我默默的走出了中海公園的西門
和往常一樣

想思蟲

想思是隻看不見
摸不着的蟲
在心裡爬
在腦裡爬
在眼睛裡爬
也許是在黃昏
也許是在清晨

也許是在半夜夢醒了的時候
苦苦的，甜甜的
要它的時候也許不來
不要的時候也許來了
是在樹梢上
是在湖水上
是在書頁上
是在枯了的紅葉上
是在已完和未完成的詩篇上
是在陽光跳躍的黃色的瓦上
是在將發芽的丁香樹上
是在湖濱的岸石上
是在白色鷗的翅膀上
是在雨打着的荷葉上
是在月亮照着的長廊上
是在星之海的夜空上
是在被撕掉的日曆上
是在秋天的柏樹子上
是在剝落了了的栗子殼上
偶然遇見個行路人的面目相似
電車裡有個孩子的眼睛相似
鄰家有個學生的裝束相似
誰的動作相似
誰的聲音相似
猛可的想要呼喚
但立刻清醒了
多盯人家一眼
便多拉長一些沉默的時間
苦苦的，甜甜的
有時候沒結沒完
有是候只是一閃
這一隻看不見
摸不着的想思的蟲啊

卅二年春於古城

斷歎了五年的間人事故

方達

(寫在前面)

個人一向以戲劇、電影、小說為唯一精神食糧，然而近十數年間，因了國產的東西，不但沒有進步，反而落在了過去水準線下，除了一部分文人因盡力於詞句的裝飾而成就了幾個散文作家外，在當前的文壇裡恐怕找不到一部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佳作，再加幼稚的國產影片獨佔了文化市場後，更難於欣賞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於是「窮迫」的境況下，年來只有嚼着幾本海外的創作。(並不是有意減自家銳氣吹他人牛皮，海外的東西雖然還不太滿足我們的慾望，然而比較起來，像樣的作品在國內除了幾本翻譯閃着光輝外，竟沒有一部創作可以解除我們的飢渴。)可惜得很，翻譯畢竟是翻譯，而非原著，正像某名譯作家所說(或許是傅東華先生)：「翻譯不過是替別人傳達心情，自己僅是可憐的司過者，如果一個人只幹着翻譯而終老一生，未免湮沒了自己的天才與精神。」(大意是這樣)所以說，讀外來的名著並不算是自己的光榮。

這一個短篇小說，是我用了半天的光陰讀完的，為避免翻弄字典而斤較於詞句之間，我合上書本用自己的感應把它翻譯下來，當然，這不能說是譯文——連意譯都不够。一定的，經過我這一番胡亂改造，相信失掉原文的許多善華，可是為了一股憤激的衝撞，我寧使話不成句，詞不成文，也讓它去沾污這寶貴版面的一隅。

(方達)

五年前的一個大除夕：很使我驚訝，一位當地的商界名流寄給我一份請帖——事先，我還以為又是什麼捐啓一類的摺子呢，等我展開來看，才知道是請我去參加他主權的兒童跳舞大會。當時我覺得很榮幸，禮勢浩大財源豐富的大紳士居然請了我。怎好放棄這盛大隆重而歡會與光榮的招待呢，但等我屆時抵達會場，就是門前的小執事也還不知道我的姓名，當然，主人對我更要陌生了。幸好我在身邊帶了那一份請帖，否則，也許我要吃一次閉門羹吧？

進了會場，由於人位過多我才推想到了，這位著名的大紳士所以要邀我們素昧平生的一羣赴會，不過是利用我們壯壯聲勢而已。

好奇駕馭了我，想在這兒多逗留一些時候，我便沉下浮躁的心，像熱身臨一般娛樂場所，望東瞭西，倒也不少興味。

本來沒有資格追隨主人左右，只有被隔在一個角隅裡默默的徘徊。

偶然給我發現了一位先生跟我一樣無聊的在角落裡默着，或許他也是被一份請帖與一股好奇推擁了來的吧？我對他非常注意，好像他的一動一靜都值得我的細心研究。

他的外表，很顯著的說明着他並不是名門貴族的一員，個子頗長，滿臉的菜色，一身缺乏良好營養的骨感，但他的氣質倒還莊重，衣履也較規整，他臉上的一付淡漠的表情告訴我，他是沒有什麼心情來擁護這個盛會的，他的兩條寬眉凝成了結子，遠望倒像兩隻深陷的眼穴上面只於生着兩條長眉。雖然，他在勉強的支撐着精神，等待着盛會閉幕，但他

和我一樣孤零，除了自己的影子和他最親切，最相熟，別個，任何一位他也不認識，即使我們的主人。所以由我斷定他也在極端的寂寞着，而只給一點微溫的好奇烘潤着他的顆冰涼的心。到後來我才打聽出他是一個教務長，為了一件較重要的事務而來，都，並且帶有一箋公函呈給我們的主人的。我們主人邀請他到這裡來，自然也不是懷着特有的熱誠，為了給主人增光耀彩，他不能不受一份輝煌的請帖所支配。

他一直寂寞在另一個角隅裡，沒有任何人陪他談天說地，沒有任何人張羅給他香煙或茶酒，更沒有任何人跟他玩撲克戲，我瞧出他的手足都像沒有較好的地方放置，兩隻空閒着的手爪只可有搭無搭的撫弄着自己的短鬚，他倒是生有一縷頗為秀麗的美髯，不過，他一刻不停的撫弄着這僅有的美飾，似乎使人感到這美飾只是為了他的撫弄而才生長出來的。

另一個逗引着我的興趣胃口的，是一位作風另樣的角色，從衣飾上我揣想他許是較為豪貴的人物，人們管他叫做穆樹基，只一稍稍注意，便會使人了然，他是這裡的左賓客，他之對於主人就像主人對那短髮紳士那麼。主人羣都是殷勤體貼的轉轉在他的左右，無數的客套培植着這位穆老先生，看他那給客套灼紅了的臉膛，即可知道他的惴惴不安，可是主人羣偏偏以為這是穆老先生的偏好，所以盡數的拉了賓客羣中的人物們向穆老先生叨叨地介紹着，而且被介紹的一羣又都是躬身欠腰的客氣着。在穆老先生誇耀着主人的週到，叨說着自己從來沒有過這麼歡快的享受的光景，我覺到人們都有些感到惶然而且受寵若驚。我感覺着在這位貴人面前很不安適，於是信着脚步的自由，擠進了孩子群裏，當我迴旋在天真隊裡的時候，偶然慚愧到自己的不長進——只能應付小孩子而不能高攀那些貴人。

孩子群中，有五個營養並不十分良好的小孩子是主人的膝下的，我和小孩子們談得有些乾涸了話題，也疲乏了嘴巴，便躲在一個絕少人跡的冷僻的起坐間裡，那後面的一間房裡，養植着無數名貴的花株，我選了適宜自己休息的一個所在落坐下來。孩子們都非常天真活潑，惹人歡欣，雖然都是在母親與教師指導下生長起來的，但他們都絲毫沒有疏近他們長者的古板地方，在眨眼的短時間裡，他們已經把聖誕樹拖倒

而且剝光了，糖菓是一丁點沒有餘剩，還有那些連屬於誰都不可知的玩具也被他們摧毀了。

這裡面有一個生得極美的小孩子，黑亮的大眼睛，彎彎的短髮，擺附在適中的小額葉臉龐上，很像小囡囡。也許是太注視他了吧，當他睜見我正在凝視時，他把玩具鎗舉向着我，閉起一隻眼睛，很神氣的嚇我，在我嘴邊吹氣，他却念着「叭」然後放下鎗，向我擠着眼睛。倒是他的姊姊有些禮貌，約有十二三歲的樣子，長得比他還美，可是她已沾有大人物的威風。細細望着她的眼睛，像蘊藏着清靜的夢境，安寧而含有情感，頗富詩意。在另幾個孩子的率真粗獷惹怒了她的時候，她躲進方才我穿過的一間屋子，在那裡，她陪着一個小玩伴靜坐在角落裡。

「他的父親是商界的權威者呢。」有誰在介紹着他的身世，「他父親已經預備了三十萬圓的遺產等待着呢！」

追尋着這聲音，我的視線不意地竟落在了穆老先生的身上。他楚楚的站在那兒，手臂很神氣的舉在背後，頭頭傾斜着，灑注着整個神志在傾聽着這簡單敘說。

我很欽佩主人分配禮物的技巧的精湛，擁有豪華莊嚴的姑娘竟得到一個美觀的小囡囡。其餘的禮物也都是依樣了孩子們的階級而各有不同，逐一的減低着它們的價值。末了的一個孩子，是十歲左右的頑童，滿臉生着不規則的斑點而且擁有一頭紅黑相間的髮絲。他得到一本小書——科學常識一類的短篇故事。這理由首至尾沒有一幅插圖，即是封面也是樸素的幾個字。他的家長是一個獨身寡居的母親——一個家庭教育。他身上穿了一件紫花的色調不太悅目的短衫，正好象徵着他到處受人輕視或取笑的。他擺弄着那簡單的禮物，好像想吸引着同伴和自己來玩，他等待任何一個孩子，要他參與什麼遊戲，他都在所不辭的樣子。他是頗意求到一些伴侶，但他似乎沒有資格自作主張，由此，你可以明白了他的家庭與其家長的地位。

對於觀察孩子們的動靜而鑑別他們的個性及其他，我是有着十足興味的。我覺到任何一個孩子的玩具——尤其是其中的一個孩子擁有一架小舞台，對醜小孩都有着最大的誘惑性與吸引力，他幾乎像乞兒討求佈施樣的向別的孩子們作出媚媚的勾當去求他們要「我跟你們玩，好嗎？」。終於他拉了滿臉的不隨便的微笑着跟他們玩在一起，他把他當時的全部財產——一隻蘋果送給一個袋裡早經裝滿水果糖塊的小孩子，他甚至樂意讓一個較小的孩子騎在他的背上，當那孩子的牛馬，而且幾乎是跪求着別人——不過是爲了別個的允許他和那個小戲台接近一會兒。

不久的工夫，他給一個頑皮的小孩子毆打了，他不敢還手，也不敢叫，更不敢哭出來。他爲了他的夢影般的希望能夠實現，他忍着痛而犧牲一切。當他的母親知道這了他被人打了，她匆匆跑來警告他不要欺侮別個孩子。他聽從了母親的囑咐忠實實的跑到我和小姑娘呆着的屋子，小姑娘讓給他一角地位，請他落坐，兩個人便很親切的併坐一起，望着，撫弄着那貴重的小囡囡。

大約有半個時辰的樣子。我在花室裡連自己也不知默念着什麼的時候，我一壁聽着醜小孩和嬌貴小姑娘的談話，談些什麼，我幾乎給睡神圍襲了，突地，穆老先生的皮鞋敲敲了地板，也敲醒了我的神志，他是以厭煩於孩子們的吵嚷聲而出離了客廳來到這裡。幾分鐘以前，我還曾聽見他和那個小姑娘的父親熱情的而是吵嚷的談着什麼。

在這裡，他停住腳步，凝着神，像想些什麼，可是他的手指在被另隻右手扳弄着，同時他嘴裡叨叨的發出佛經一樣的背誦，三百，十一，十二，十六，喇，五年呢，就算是百分之四，那麼五乘十二，是六十，六十，六十，就說的總數經過五年會是——會是——四百。但那頑童的老狐狸精一定不會滿意這數目，這百分之四十呀，他會得到八分或者是——是最少十分之樣子，而且說說是五百吧，那麼——那麼五十萬是沒有疑問的了，再說，再說碎碎的花消呢。喇，呵，

最後，他用鼻孔哼了一聲，將要跨步穿過這間房，忽然給他發現了嬌貴的小姑娘，他竟發瘋的迴轉了腳步，那一定是他滿心的計算支配了他的舉動，他通身興奮的戰顫着，很高興的隨着兩隻笨厚的手掌，蹣跚去，好像有什麼怪力使他不克自持了。終於他好像戰戰兢兢的站住了身形，他預備搭着架子走到小姑娘身邊，像臨近了女皇的坐前，那裏要板要樣的邁着腳步。

他光向四周環望了一下，而後，像要作惡似的瞞着腳鴨走近小姑娘，微微的在臉上捧出笑容來，他恭而有禮的低下頭頸向小姑娘的髮上輕輕吻了一下。

他這不聲不響的光臨與舉動竟使得小姑娘很吃驚的一嚇，不禁的噁着咽喉高叫了一聲。

他一怔之後，隨即用溫柔的語調向着她：「你在作些什麼？親愛的孩子！」他又向四週望了望，然後伸手很親切的抖了抖她的下頰和頰腮，同時笑得那麼媚。

「我們玩呢，」她連頭也不顫動的答了他。

「甚麼，你們玩？你——你跟他？他用手指點着醜小孩，向着小姑娘，同時，他還給醜小孩一下白眼。向着小姑娘，「孩子，親愛的孩子，你該到客廳裡去玩呀，」

醜小孩並不懂得穆老先生的意思，只用詫異的眼光張望着他。穆老先生却一眼兇惡的望着醜小孩，又一眼溫柔而憐惜的望着小姑娘，然後又一眼醜小孩，又一眼小姑娘——他很想要求小姑娘離開這醜小孩，然後讓小姑娘，然後又一眼醜小孩，又一眼小姑娘——他很想要求小姑娘離開這醜小孩，然後讓小姑娘，然後又一眼醜小孩，又一眼小姑娘——

他很快地轉了一下，罵罵地：「孩子，你有些什麼好東西呀？」小姑娘沒有按他理想中的那麼迅速的回答他，他却急切的跟上一句：「是這個小囡囡吧？」嘻嘻笑着。

「是的，」小姑娘有些不耐煩的樣子，畏縮着身子，緊皺了眉峯。

「這小囡囡，你可知道是用什麼東西製作的嗎？我的孩子！」

「我知道，」小姑娘很不滿意的堵着嘴。

可是他仍噙着臉皮，勸告着：「孩子，你趕緊到客廳跟那一堆小孩子去玩吧，」他用嚴厲眼光攔阻了那個醜小孩，唯恐醜小孩會了了他的意思，而跟小姑娘一起跑進客廳。

兩個孩子都緊鎖着眉峯，彼此緊緊拉着不肯放鬆，好像恐怕被誰拆開似的。

「可是你知道爲什麼他們要送你一個小囡囡嗎？」他向小姑娘說着，一壁拉過醜小孩的雙臂，讓它們脫離開小姑娘的身子。

「不，不，不，」頭小小姑娘極端不耐煩了。

「因爲你在這個星期裡是很好很好的小姑娘呢，」

說完了這話，他似乎突地給熱情發作興奮着，又週遭的望了望，聲音幾乎是昏亂了，好像已被興奮及難堪擺佈得不得勁起來。

「如果我去拜訪你的父母，你會歡迎我嗎？孩子！」他伸手要拉小姑娘，但那個醜小

孩看見他快要哭了，便重新捉住他的手替他擦淚。這使穆先生憤怒極了，立刻：「滾開，滾開，可惡的東西，你去找你的同類去！」他用責怒揮逐他，同時用粗大的手掌撥開他。

「我不要他走。你快滾開吧！」小姑娘叫着，「我要他在這裡，偏要他在這裡，」小姑娘幾乎哭出來。

門外響着腳步聲，穆先生立刻吃了一嚇，隨即挺直了身形裝出尊貴的神氣來。但這却更驚動了醜小孩，他放下小姑娘的手，沿着牆根穿過客廳溜進餐廳去了。

穆先生也偷偷地走向餐廳，臉漲紅得像一張春橋皮，鏡裡映出他的儀態在煩惱着的容顏。他的陰謀刺激着他，又誘惑着他，使得他一點也不去顧念自己的身分與尊嚴。

我緊緊跟在穆老先生身後踏進餐廳，在那裡我又窺見一齣更奇特的演出。被憤怒與煩亂所染紅的穆老先生的眼睛，憎惡的向着醜小孩瞪視着，他像要吞了那小生命。

「滾出去，小流氓，小扒手，你在這幹什麼，想偷水菓嗎？滾出去，」他要抬起粗腿大腳來踢他。我驚恐的乾咳了一聲，他不自然的又把笨重的腿腳放下來。

那受了驚嚇的小動物，被迫的圍着一個餐台轉，不知從那一個門洞逃走才好，那傢伙更緊逼着他，而且更加大了憤怒拿出他的麻布手巾當作鞭子向醜小孩驅策。他簡直像一隻瘋狂的狼或虎，他對那可憐而無知的小動物萬分嫌怨，不，倒不如說是嫉恨與當些。我從心底深處發出冷笑，但鑲於這傢伙的面皮與身分，我不願以這冷笑攻擊他，我傷他。

這時主人忽然出現在對面的門口，那醜小孩正在角隅裡抽抽因跌倒地上而沾了滿身的土塵，可是全身戰顫着。穆先生也正把那不久前拿作皮鞭用的手巾放在鼻前裝作擤鼻涕。主人在門口凝望的望了望這屋裡僅有的我們三個，但太著一種瞭解世故的人的本能他很快的料理好了自己，他是要捉住這個機會而要挾他的上賓並且要得到他所渴望成功的答覆。

「穆先生，這孩子，就是這孩子——我會告訴你的，他的前途他的未來幸福，完全要依靠了你的慈悲的，如果蒙你首肯的話。」

「啊，就是他，就是他？」

「對的，他就是我們女教師的孩子呢，」主人用懇求的語聲繼續下去，「他的母親是個可憐的人，一個誠實的清官的寡婦呢，所以，如果可能的話，還是求你——給他。」

「不可能，不可能！」穆先生急迫的搖着頭，「我的好朋友，何維康，你必須原諒我，我辦不到呀，況且，我會經問過，已經沒有空餘的位子了，但候補表上又已有十多個小孩的名字，他們的理由還比較更充足哩，這，我是很抱歉的，請你原諒我。」

「這麼，……真可憐了，他是一個很安靜而又很謹慎的孩子呀，你別看他長得醜一點……」

「可是我要攔你的高興，他實在是個頂劣的小流氓呀！就今天，已經證明了。」他向醜小孩深深盯了一眼，咆哮地：「滾開，小東西，還在那兒楞着什麼，去找你的同類去吧！」

他好像忍不起的，同時向我瞥了一眼，我却更忍不起了，只向着他狂笑——我自覺有些大失體面。他轉身用可以使我聽得見的聲響向着主人：「誰呀，這個奇怪的年輕的傢伙？」

他們嘶嘶地耳語了一會兒，而後一起舉出這間屋子。

我仍瘋狂的笑着，也隨了他們的尾影走出餐廳來。

在那兒——我停住腳步的地方，那位大人物正被一些人包圍着。男女主人及小姑娘的父母。他正在親熱的和那位剛介紹過的夫人細談着，夫人攬着小姑娘的手，他也正在用那惹人酸嘔的厭語一一的讚美着她，他說他為着她的美麗，天資，溫靜及她的出身而醉心，總之，他是竭盡心力地向那位母親討媚，夫人是莊重的聽聽着，同時，旁邊的父親也呈現了得意的微笑。

每個人都分享了那賦有傳染性的歡快，甚至孩子們也都停止了遊玩以期不防碍這高貴人物的談話的進行。於是空氣中充滿了威嚴。我還聽見那小姑娘的母親用最尊貴的詞句要求穆老先生去看望他們，我更聽見穆老先生很熱烈的接受了她的邀請。以後賓客們漸漸分散開了，像是鳥羣各自飛歸巢窠那裏空剩下了靜謐的空氣。後來我又聽到他們都用敬畏的語調讚美那商界的名流，他的夫人和他的女兒，還有，那姓穆的老東西。

這都是五年以前的事情，今年，就是不久以前，我在偶然的機會裡經過了教堂，發現許多人圍聚在那兒觀看一個婚禮。

那時，天氣陰得很沉，滿空凝結着慘淡的雲塊，情景給人一個惡劣的感覺。

我擠進人羣想瞻仰一下新郎和新娘，那位新郎富態的，凸着肚皮，給一身禮服管束着，像是邁不開步，我正想端詳這富貴相的新郎究竟是什麼模樣，忽然聽人歡呼，新娘子到了，我跟隨大家的視線望過去，便發見這新娘子果然像嫦娥，年齡也正在年輕，可是這新娘子却滿面慘霧，像給慘淡天色所反映，她的面色蒼白，眼睛已經紅腫起來，像剛才受過委屈而嘔吐過一陣的。她臉上每一部分都尖銳的透出嚴肅，這給予了她的美麗以一種異常的莊重。穿過了嚴肅，莊重和憂傷，她眼睛裡却閃着孩子般的聖潔。

據傳，她只有十六歲，這嬌小的新娘子，誰有這般幸福娶去她呢，神經立刻激動了我的注意力，讓我去重新端詳新郎的面貌。啊，是他嗎？我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敢情是他——五年不見的穆老先生。

馬上我的意識未及混亂，已支使我去辨認那新娘——啊，親愛的上帝，讓我快些在人羣中找出一條可以呼吸空氣的出路吧，我匆匆走離了教堂，依稀的聽得見人羣裡，不知誰在誇耀着新娘的財富——她的粧奩五十萬圓呢，還有許多零碎的花消——和新郎的幸福。

那麼，他的苦心計算並沒有浪費啊！我默默想着。



不願做造物者的玩物的人

黃 瑩

是一個寒假裡，這是D第一次到我家來，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學的小學生，他大概已將在高中畢業了吧。由C姊強帶了我，要我見他，並教了我一些話，她說：他知道我很愛讀書，他還見過我給他的信，他已對我有非常好的印象，很希望我見他，和他一個小朋友。我像準備赴戰場似的鼓起了勇氣。換上了我最愛的素色衣服。C姊興奮的替我整理着頭髮，她也是非常愛我的；愛我像我去世的慈母一樣。在他們凝望的外間，我見D正在看書，但當我倆走進去的時候，他站了起來，直視着我，似乎已認識的。

「茜妹這是D哥。」C姊在介紹着，但D像並不需要她的介紹，因為他已說出：「這是茜妹？」

「你好。」我鞠了一個躬，我的臉立刻紅了起來。坐在角裡放着的一隻椅子上。經過幾句關於學校的問答，我便托詞走出。我並不會受甚麼感動，但是心幕上已深刻了他的影子。

在那年的暑假，我考上了故鄉的一個女中，居然與他同在一個地方讀書了。我孤單弱小的心靈，能常常得到他的慰問，離家千里外的同鄉，還不是親人？何況他又是我的姐夫，更兼是我的朋友呢。但我始終規規的不能多說幾句話，或隨便玩一會。生疏的心理，像被禮教澆染得童心已竟逝去了。一年的期間，在見他的時候，總是會臉紅的。然而他對我實在是很關心。

事變送我們長期的投入了家鄉的懷抱，我以為我們之間所存在的友愛，也許就隨着離別的日子消失了；我雖然有些懷念，但並不是高度的。然而不久一封出我意外而使我驚喜的信，是C姊要我們給找房子，說他們住的那個小城裡，已亂的不能住了。這怎不使我興奮的高呼呢？我們的村子，很像一個小仙島，長而闊的河流，永遠在樹蔭下圍繞着這丘形的村子潺潺的流着，划船，除了遠行，是絕不會被太陽暴曬的。雖然差不多每年都要鬧水災，但是並不會跑到我們村裡來。我們家裡還有幾間空閒着的房子，得父親

的允許，就讓給他們住。於是我開始為他們收拾了。他們來的很快。我驚疑他們都變了，尤其是D的美麗的長髮沒有了。當他見我的時候，更失却了親切的表情。雖然他仍然找機會見我。但他對我的態度，却總是那麼畏縮，言笑間似乎隱藏着很大的苦痛。我有些莫明其妙。在只有我倆的時候，他便會很快的躲走。我思想的結果，我發覺我的身體長大了，我已竟是十五歲的小姑娘了。我覺醒他是在為禮教的限制而痛苦着。當我覺悟到我的自身與所處的境地時，我也便失掉了天真大方的態度。但愈是想見而咫尺不得見的思想中的一見，愈會感覺到特別歡愉與興奮，精神會集的互相注視着。他的幾句話能作我長夜的思料。我的心田已為他種下了一顆愛的種子。我家裡有個小花園，我總是在早晨或是傍晚的時候，坐在池子邊釣魚，在這樣的時候，我常常發現他一個人偷偷的站在不遠的月台上凝神的注視我；從C姊的言語裡，我更知道他已深深的愛着我，但我還以為他愛我和他要我作他小朋友時是一樣的心。

不幸的日子，終將這小仙島亦帶入了恐怖的漩渦裡，D他們移居到天津，因為他們那裡有房屋。行期是非常的迅速，當他們起程的那天陽光微弱的小花園裡，經過一陣混亂，便寂靜的只剩了一個女孩子，對了幾張照片在釣魚台守魚竿暗泣。她吻着C姊和他臨別贈她的照片。她的魂靈已被他們帶走了。她覺得她是多麼孤單啊！僅有的兩個關心她的人，兩個愛人現在遠別了，怎不使她傷心到極點呢？魚竿上D給刻的名字，是多麼清晰呀！我到這時，我不由得想起D悄悄的在月台上凝神看我的神氣，更無意中回頭一看，啊，我幾乎要驚呼了。

「D哥怎麼你回來了。他們也回來了嗎？是為什麼？」
「沒有；他們已竟走遠了，茜妹不要難過，應眼睛都紅了，C在車裡也直流淚，我想你還是同我們一塊到天津吧，我希望你現在就收拾，不是你預備逃難的行裝都收拾好了嗎？妳也騎車，我們很快的就可以追上她們。我告訴她們我是回來取轎子來了。留妳

在這亂地裡，我實在不能放心。」D 慘笑着，神色非常緊張，手裡拿着一個破呢帽。我又迷惑了，我何嘗不願和他們同走呢？他同 C 姊對我這樣提議，也不知幾次了。我不禁又流淚了，我是一個被關在籠裡的小鳥呀，怎能任我自由的飛出呢！

「D 哥謝謝你，我不能去。但是在無法逃避的時候，我會到天津找你們的。」我低着頭偷看 D，他失望的嘆了一口氣。

「妹，你小心防護自己的身體，這是我們的住址。再見！」

「再見！」

他匆匆的走了。我忍不住大哭起來。

「茜妹不要傷心！」我不知道甚麼時候他又走回來的，他的聲音很沈痛，我揩乾了眼淚，和他默默的相對，相對着，很長的時間裡，他聲聲的長嘆，像一根根利箭刺痛着我的心，終於，他又說：「妹我走了！你也到屋裡去休息休息吧，風很涼呢。茜珍重些！」說完他的影子很快的消失了，帶走了我所有的快樂。

一串痛苦和驚惶的日子終於過去了，於是幸福的日子又來臨了。我重投進了我誤戀着的偉大古城的懷抱，因為我們已全家遷移到北京來，我在另一個女中繼續讀我的學生生活；恰又正值美麗的春天。我們之間的信件往來更從容了。這時 D 已特作父親了。

記得是在一個禮拜五的午後，在學校裡接到了由本市發的一封信，熟悉的字迹，分明是 D 的手筆，當時我不會打開，我的手只是在顫抖着，心砰砰的跳着，緊張的情緒是我太興奮了，險燒的很熱，但是我極力鎮定着，忍耐着，唯恐同學們會疑心我有什麼荒唐事，一直忍耐到課回家，才偷偷的拆開了，信裡所寫的，感發的使我不安和恐怖，因為他約我在下課後到市場去見面，我雖然也感到快樂，但是我却無法抑壓我無名的恐怖。「我一定要去！」終於我下了最大的決心，於是對家人撒謊說，要到一個同學家去，便離開家，我到了市場，在書攤的地方來回的走着，無目的的拿起一本本的書翻弄着，其實我根本連書的名字都沒有看過，我是為消磨時間而這樣做，同時我的心在焦急的等待着，忽然我覺得四週的人都在注意我，好像他們都已發現了我的機密，而在我向我譏笑，我竟不能忍耐了，我於是買了封信紙信封以做掩飾，立刻要離開這裡，但是這時候：

「茜，真對不起，累你等候了，我大意忘了約定時間，想不到你來這麼早。」

我猛發現他已站在我的眼前。「D 哥，我下午只一堂課，所以我來了快一個鐘頭了。C 姊好！小寶寶很可愛吧？」

「好，我們到咖啡館坐吧，你還沒吃飯吧？」提起他的孩子，他似乎還有些害羞。我們在咖啡館談了一些關於別離後的事情。他興奮的情形和我一樣，我們吃飯的時候還要了一點酒；他舉起了杯子：「茜妹，我是多麼高興的見到你啊！我們乾了這杯吧。」杯子很大，一杯一杯的，他有些醉意了，我倆談的非常的高興。一直到夜深了，他才送我回家，還送我許多糖果。

從此以後，我們一次次的相見，相愛的種子像一次次受灌溉慢慢的滋長着，但是我

們却仍然保持着純友誼的態度。這時我已發現他有着很大的隱痛，他也和我一樣的孤單，他的妻不能使滿意，並且在他結婚的時候還鬧過很大的麻煩，但是終於為古禮，母命所屈服了，我常為他可惜，為了家庭的羈絆，使他沒有繼續求學的機會。他不滿意他的生活，他痛恨他的環境，他到處奔走，已竟變作一個商人。我很佩服他的善於應酬，他在老年人眼裡已成了個模範青年。但是他的痛苦却沒有人體會。

在一個初春的星期六下午，細雨濛濛，北海像是為我倆而莊嚴了，嫩綠的樹葉被洗的那樣新鮮可愛，園裡除了幾個園警或園丁外，幾乎再找不到另外的遊人。

「地上很滑，茜妹，小心跌倒了。」他向我警告着，於是他第一次挽了我的臂，繼續說：「我們上山亭子裡遠眺吧，一定很美呢。」在亭裡我們很倚着。

「茜，這是多麼富有詩意的境界呀，我倆已成了世外神仙了，你願意這樣嗎？」說到這裡，他忽然停止了，他異樣的望着我，眼睛裡有的是熱情，我想他是有什麼要求，他的眼睛總是望着我的心裡去，好久好久，他終於小聲的在我耳邊：「你愛我嗎？你肯答應我嗎？」我沒有回答他的勇氣，我在他的緊緊的懷抱中，我感到很舒適，但是我的臉一定很紅，所以低下了頭，可是他的臂膀攬得更緊了，我雖然不敢看他，可是我知道他眼裡更瘋狂了，因為我已聽他的心的碎跳。

「茜，你更美麗了，你臉上有紅色，像蘋果，讓我吃了吧！我飢渴，我的魂靈飢渴的要死，只有你才能救我，只有你才能給我一點生趣，茜，答應我，你愛我嗎？」他的一隻臂膀緊緊的纏着我，另一隻手輕輕的托起我的下頰，火樣的眼睛盯着我，最末，竟逼問起我來，我無法逃避了，只得點點頭，但是我點過了頭，立刻閃閃了他的托我下頰的手，把臉深深的埋在他的胸前，因此，他滿意了，他發狂的吻着我的頭髮，以後又推開我的臂膀，而吻着我的臉，我有些為他陶醉了。

「純潔的茜，我幼小的愛人，我有些不配作你的愛人了，我只有死了才能夠脫掉這痛苦，我怨恨，」他憤恨的流淚了。

「D 哥，我愛你，你可以作我的愛人，我們不可以永遠保持着，我們的純潔的友誼嗎？」我有些清醒了，我替他理着亂髮，「D，你看你的上衣濕透了，我的外衣也濕了，我們回去吧，我走了。」

「不，我們回我住的旅館吧，你同我到旅館去換件衣服，然後我們一同去吃飯。」於是，我們走下亭子，我採了兩隻連技新綠的嫩葉，插在他胸襟上。雨仍不斷的下着，他挽着我走出園門，到旅館，他換了一件深藍暗條的西服，到市場他給我買了一件較短外衣。

天黑了。因為沒有電，在吃飯的時候，點着一支紅色蠟燭，放在白色的盤子裡，顯着無限的古老的詩的趣味，我要他作詩紀念。他微笑着要我的離別吻。九點了，我有點怕，雨下的更緊了，打在鉛板上刷刷的聲音，使我十分着急。我於是說明了我要回去，他便送我回家了，在臨分手的時候，他要求我多給他信，說是我的信能夠長他對於

事業上的努力的稱許，我當然是千應許，萬應許了。

我悵悵的躺在床上，回憶這一天的經過，我看到一隻可怕的大手從黑暗裡伸出來抓我，我想躲避，但又像有一種絕大的力量阻擋着。

D差不多每月都要來看我兩三次，但是我們相處的時間却很短。他常以詩詞寄我，這時我倆已沉醉於愛的深淵了，並沒有顧及到甚麼問題發生。爲而C姊的來信，漸漸的對我露出了不滿的意思，那是一個暑期裡我約她來京小住，她常勸我，甚至於恫嚇我，她說：「D雖然愛你，但是一個已婚的男子，對一個女孩子的愛戀是懷有野心的。妳太危險了！希望你還要愛重你自己的身體，名譽。」我很不耐煩聽這些話，我相信D對我不會破壞的惡意嗎？他雖然抱我吻我，那是他深愛我的表示，但是他並不會對我有什麼非禮的要求，因爲他會說過：我愛你永遠愛你，我的愛是坦白的，純潔的，你不要怕！」我決不相信他會傷害他的愛人，是C姊已對我有什麼嫉意了吧？幾次在公園裡D仍毫無顧及的挽着我走，因爲我和D的情形，是從來不隱瞞C姊的，但是現在他却不同往常了，她的痛苦難堪的情形，使我覺醒了我對D和C姊之間的存在是沒有地位的，於是我就破碎了，我一向的迷夢，失陷而至於絕望了。

爲了O姊的幸福，爲了D，D的安適，我不得不忘記我自身，我覺得我對不起C姊了，她激罵我，痛恨我，我一點也沒有怨意，我以爲我今後的義務，便是應該解除他倆中間的隔膜，但是我對D的態度，却又不能稍變，我知道假若我從此對他冷淡了，他一定會疑心到C姊的身上去，而更加深了他們之間的惡感，因此，我只有設法假做出使D的事，而使D對我發生了懷疑，以至於冰化了他的熱情。誰想到在這樣味住真情的假做之後，在一次聚餐的時候，由於心底絕深的悲傷，隱痛更由於D冷言責語的相激，竟而吃醉了酒，而將真情說出，已經自己手葬埋了愛情，却又爲自己的手掘露出來。當我醒酒時却睡在D的身旁，他的面色已像久病的慘白，他緊緊的抱着我。

「茜，我不怪你了，現在我已完全明瞭，我們只有同歸於盡吧！你醉的使我害怕，我害你了，是我害了你。」你身上痛嗎？你醉的很厲害，我竟然抱不住你，你爲我犧牲的太大了，我決不能忘掉你，我不能不愛你。」

我的身體感覺的很，幾乎不能動作，我的衣服都被嘔吐弄髒了，頭部傷了多處，我十分後悔，一月來的苦心，居然功虧一簣。他扶我坐起，替我擦臉，理髮我決不再受感情支配，爲了我個人的品格，爲了防止將來不幸事情的發生。

「D，你既然愛我，你就應該愛我到底，抱着我吻着我才算是愛嗎？你應該愛我的名譽，爲我前途設想，O姊太可憐了，你這樣對她不太殘忍嗎？她在那爲舊禮教毒害了的大家庭裡，除了你，誰還能給他一點慰情？希望你愛她和愛我一樣。這樣局面，我們只有暫不相見，我們彼此沈靜一下。況且，我正讀書，如此讓我苦痛着，不有防害於功課嗎？友情是永遠存在的，愛，就讓它蘊藏於心底吧。」他凝視着我，我不敢向他正視，但是我仍繼續我的話：「O雖然性情死板，你可以感化他，安慰他，從事業上尋找快慰不是一樣

可以嗎？」

「我敬愛的茜，你太好了！我決不辜負你，我要成全你偉大的意志，妳放心，我無論如何爲了妳，我也愛顧C。」D神色頹喪倒使我心痛欲裂，聲音低啞到比哭更難過：「妳能吃點東西麼？你喝一杯牛奶好嗎？」

我搖搖頭。


在臨別的時候，他更把他腕上的手錶給我作永遠的紀念，說了很多使我放心的他將爲我努力向上的話。他送我到我家的門口，更和我做了最後一次的長吻，在他吻我的時候，我已竟流淚了。我爲了怕看見別去的背影，我先走進家門，我知道他還站在門外，我心痛的已竟顧不得了，拖了沈重而空虛的軀殼，回到黑寂寂的屋裡，再也抑止不住我的淚水。由於酒傷太深，以至病倒了很多天，可是精神上的痛苦却更甚於肉體。

從此的生活，便像沙漠一樣的荒涼了，誰想到這樣的荒涼中，却更纏繞着颶風了，那是家裡正在暗中爲辦理着出嫁的事，要我千古年來爲舊禮教而犧牲者的相繼人，去給一個陌生人做妻，這不異於在我這架已竟憔悴了的骷髏上，加上一副重大的鎖枷，而且，我沒有怕，有的却只是不屈的矢志，我寧可低頭在死神的面前，而不作造物者的玩物。

藥製冷香霜

內含五種皮膚藥

(留神冒牌)



售均房藥西店債百各

都能獲得這些份量的食品：



立三三裡，便答覆了這個問題，雜誌的記者，特別去訪問一個柏林的工人家庭，這家庭一共是五口人，調查的結果，在雜誌上發表了：他們每星期由配給而獲得的食品，不但不感到缺乏，而且還充足得很，生活美滿得很，於是對於「你挨餓嗎？」這個問題，有了如下的答覆：「我們不會挨餓，我們不會擔心飢餓，因為我們保有充足的配給物品，這樣絕對不會有像上一次戰爭中不幸的結局的發生」，這兩頁上所揭示的，便是在「Life」雜誌上藉着訪問一個工人的家庭生活，來向一些對於戰爭德國的糧食發生疑問的人，做一個解答，他們每星期由配給得到如下表所示的食物，不但他們，凡是五口的人家



Wir sind ohne Nachricht von Euch und
her erzählte man, dass in Deutschland
nicht mehr zu essen gibt. Ich bin
deshalb in großer Sorge um Euch alles
möglich zu tun. Ich hoffe recht bald
wieder einfließen zu können.
Mit besten Grüßen von uns
allen.

Euer

Hans

配給
制座

戰時家庭生活

在歐洲戰爭的最初，爲了掩飾德國軍事上的勝利，德國的敵人却在經濟方面大事宣傳，說德國的物資如何不足，說

英 讓



1 像這樣的信件，從各地寄向德國來的，不知有多少，裡而所說的，常常是：

品名	黃油	人造奶油	肉及臘腸	豬油	油	牛奶	酪	米	面包	醃漬物	粉菜	雞蛋	糖	漿
數量	625克	280克	2250克	250克	125克	7磅	312克	1875克	8200克	1250克	500克	10個	1258克	500克



這一點難道你也有疑問？」
4 保曼的長子華納，在軍需工廠裡做工，當記者問到他怕不怕在戰爭時期內他挨了餓時，他笑了，他除去正常的配給物外，每星期還能特別的得到二千四百克麵

「……起居如何，挨餓嗎？」

2 這便是德國《青年》雜誌上所介紹的一個德國工人家庭的，保曼，是德國鐵路局的從業員，他的太太是一個純德國風的主婦，華納是他們的長子，在軍需工廠做事，羅斯是他們的二子，上學。最小的女兒是菲莎。

3 保曼在雜誌的記者說：「我餓嗎？」



包，三四四五克黃油，一百二十五克人造奶油，七百豬肉，及三公升純牛奶。
5 「跟戰前還不一樣，應當做多少飯，還是做多少飯，沒有什麼異樣。」主婦說。

6 保曼的次子說：「在我們班裡我是最結實的，我一旦餓了，媽媽便給我一些東西吃！」

7 菲莎是家裡最小的孩子，看看她，能說像一個挨餓的小姑娘嗎？」



特輯

(二之)

女人的地位與責任

孟靜 主輯

願天下的年輕女人，都用自己的手去開拓她們的世界，從此不作男人的寄生者。更希望她們一鼓作氣，勇往直前，不要因了一個小小的障礙而就比灰心冷意，自暴自棄。

- ①團結起來……曹潛英
- ②歷如鐵漢……俊蘭
- ③負起重任……盧塘
- ④自給自足……于靜文
- ⑤需人了解……洪奎
- ⑥賢妻良母……張弘

散砂般的女人應該團結起來

戮力同心開拓一條新的大路

曹潛英

五千多個寒暑的更替，女人一直像小鳥被關在籠子裡，像綿羊給牧童呼來喚去，雖然一再搖起婦女解放的大旗，唱着自由平等的高調，結果，只於少數的知識階級得到了個人的一點自由與解脫，仔細盤算起來，這實在不是我們女人的美好收穫。反而倒映着我們的悲運仍未擺脫，更說明了我們的前程仍極狹小，這其間告訴我們，婦女界所以至此地步，還是根本缺乏着團結為其主要起因。

說起團結的原動力，並不是僅僅在社會上謀得一點地位，或者能以自食其力，就算了結，同時，也並非草



（贈民倫海上） 根蘭韓丑小色銀

草靠了幾個數得清的頭腦人物在最前線能够搖旗吶喊，就算足够了，因為長此這樣下去，我們取收到的果實，依然不過極其微小而薄弱，我們應該從根處作起，至少，我們應該明白，全數的婦女才能算是一個女人，我們取需求的是整個女人世界的前途，起碼女人們應該全數穿經教育大路而後才能談到希望及其他，否則，即使我們拚命去喊去鬧，結果是等於零的，放開話鋒，從實際說來，任何一個女人不認識字即難於深解一切，不能明瞭一切，這個人就沒有去談自由平等，解放的資格，這樣的人如果超過半數那麼整個女人世界的勢力依然是被保留在她們的手裏。

所謂女人們的解放，如果只賴了簡單的力量團結與精神合作，只於求到了地位上的平等，並不就是澈底的解放。



棟設是名學的我，源設弟弟小着抱母祖，文麗謝姐表

我們需要知道，我們的責任和男人底一般的重大，如果我們只懂得管理財生子育女，而不過問世界國家的一切，那不管一個只知帶名奪利養家活口的蠢丈夫，這是說，男人們不該只顧到自身與己家，女人也一樣不能那樣看法，否則，男人只知揮錢女人只懂看家，這只是適於活在世外桃源的簡單家庭，這樣的家庭，每個分子都不能叫做國民，因為他們只知道他們的最大的天下是家庭。這樣說來我們應該和男人一樣負責地去調理國家。當然，充實我們女人的力量，發展我們女人的前途的首要步驟，是婦女的職業與地位的謀求，然而，為了一些最要不得的女人，她們只固執於享受與待遇的充裕她們更泥守着傳統的觀念，以為女人是一朵花，供人玩賞的裝飾品，於是，她們不得不扭扭起來態度，故意使自己軟弱下去，每天不肯擺脫了嬌柔美態，不願丟開化粧香品，大片的塗着胭脂，整瓶的抹着水粉，過着豪華奢侈的生活，這樣，自己尚且不能自新，又怎能去領導

那些知識低淺的女人們。所以說，要作新女，總該根本
避除那牢不可拔的奢侈觀念。

同時知識階級的女性，不能以個人得到了充實的教
育而就要自豪自滿，因為上層的女性對較下層的婦女們
該負起領導的責任，拋開自私自給，以整個團體為單位
以教育普遍為目的，向一般女人勸告解說，尤其要以提
携態度向她們接近，對於鄉間冥頑不靈的苦幹女性，更
要負責向她們灌輸知識，使之逐
漸開化，並須鼓勵她們忍苦耐勞
的眼務精，努力於生產，以身作
則，把鄉間婦女的優點搬到都
市裡來，更要把都市裡知識作交
換的條件，互相溝通，這其間，
負着領導重責的女性，務須盡力
掃除自己的弊端，以免給天眞未
鑿而渾厚的無知女性以惡劣的印
象，否則，她們很容易摸做着妳
們的享受生活，沾染着妳們的偷
懶嬌貴的惡習。

女人們彼此有了相當的聯絡
與團結，最避忌的是以此為榮，
而隨意指責它的生命及前程，我
們要把本身種種問題，時時加以
討論研究而給予革新改良，口頭
與文字上的宣傳，自然不可缺然而最怕不能行諸實際
落到虎頭蛇尾的譏笑。

認清時代，熟察國情

負起重任普及女子教育

記得是前三四年，從廣播電台裡放送過一次婦女座

· 士女寶小花嬢歌花梅 ·



談會，談到些婦女問題，這不可多得的有價值有意義的
討論，我以為是永垂不朽的作爲，爲了紀念，爲了宣
傳，我以最短的時間重新把它記錄一下，或者，這對
我們婦女界是能收到一點良好效能的談話。

有一位先生這樣開始了她的話鋒：我以為所謂的現
代女性既非純粹洋化了她們生活，更失去了三從四德的
古教，真正的時代女性，應具同有的婦女美德與精神，

更該有新的思想與知識，換句話說，一面應有賢妻良母
的美德，另一面更有服務社會國家的本領。

另一位：這論調復使人贊同，不過每個國家都有其
特殊國情，我們中國就不同於別國，談到婦女問題，自
也有其異點，我總以為我國婦女不該襲取外人的皮毛，
搬弄些空詞，總要認清時代，諳熟國情，然後負起最大
任務，實踐着我們的新的腳步。

第三位：可是時代告訴我們，二十世紀的中國已不
是閉關自守的國家了，我們要謀求婦女解放，總要復興
民族，而後使我國婦女獲得真實的解放，假使放開國
家不問，而只談婦女運動，該是緣木求魚的拙笨手法。

第四位：這些話都使人感動，細想我們婦女佔了
全國二分之一約兩萬萬強的數目，是負有多麼重大的任
務呀！我們應該覺悟，澈底清醒，作一個新的女性，不

該坐享其成，況且我們女人的責任較起男
人更其重要，因為婦女是關係着兩個時代
的前途的，一個是努力自身一代的地位，
一個是教養第二代的國民，希望大家認清
分內的重大任務，不要放棄了自己的天職
協同男人分工合作，這是我們唯一的使命。

第五位：這些正大的論調，我是不能
不感佩萬分的，至於我的抽見或者也可以
列在諸位的後面作一個尾巴。

我的意見是偏重婦女教育方面的，說
到中國婦女運動不同於別國，其差別只在
別國婦女運動所爭取的是女權母權，而我
國婦女却是在爭取主權人權，那些外國的
婦女運動，我們當然不能追隨人家的後塵
因爲這是口胃問題。我們只須肩起復興民
族的大業。首先，我們由養成優良國民
性着手。教養的責任當然會婦女莫屬，因

爲兒童的接近母親乃是人類之天性如果一些幼年國民從
小就受到良好的母教，養成健全的體魄與思想，而後才
能致力於學，擔當他們未來的任務。

何況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未受到教育的農民佔到全
國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標子，而且，在這十分之一的數
目中，女人能受到完善教育的又是微乎其微了。所以要
使每個女人都明白時代，認清自己的任務，却確是一件

(贈華文黃京北)



·球雲官上·君蘭顏·裳雲陳·華曼周·

艱鉅的事情。因此，我們應該設法使婦女教育普及，而後才能一一談到更大的問題。

第一位：教育問題當然是切問題的根本問題。

第二位：這重大問題却決不是少數的人所能解決的，我們應該聯起陣線，有一個整個計劃。

第三位：只是我們應該研究一個作法，我以為：過去的失敗，是由於只發空言而欠缺實行從此我們知婦孺女都要負起領導教化的責任，事實無分大小，不論公私，隨時隨地，都要身體力行把重擔放在自家身上。

第四位：言行不能一致，該是絕大的陷罪，以後我們在社會上服務的人，盡量發揮自己的本能，忠誠服務社會人間，已婚的人更該吃苦耐勞，先善其家，而後治國，才是真心的新時代女性。

第五位：我們有了努力目標，就要向前邁進，先由自身作起，然後推及他人，由小而大，由少而多，漸漸普及，終有成功的一天。

座談會就這樣的結束了。她們的宏論是何等正確。

又是多麼偉大，我們期待，這些堪稱主腦的領導者能够接近實際，一直努力下去，喚起酣睡著的女性同胞。

不能終老於廚房的灶旁

俊

（贈孔修陳島青）

基於男女平等的要求，在現時代，女性似乎已經拾起頭來，第一步我們女人便邁進了社會，在職業階級中發現我們的足跡，曾有一個時期，蓬勃着熱烈的氣氛，只可惜，這種驚人的現象竟是一閃電一掠，來時急驟，去時却也非常乾淨，不知是社會環境的關係，還是我們不爭氣沒有毅力的結果。

假使我們細加統計一下，今日的婦女職業，完全憑了真實本領而自食其力的能有幾許？同時，一些女人只逗留在低級職業的階層，這該是使我們痛心，也是給予我們多少刺激的現實。

設是「回到廚房裡去」設是「女人只配作一個賢妻良母」。雖然有些過火，使人覺得灰心，可是我們的不能統馭事業與工作，竟是昭然的事實。

往往一個機關或一商店裡，在男女職員

（贈潔黃京北）

的待遇比率上，總是參差得懸殊，而且在工作方面也顯露得分出輕重來。這一斷不是輕視了我們女性，在能力方面確是不容掩蔽的鐵般實證。可是女人的能力是否全



然道不及男人，這使我永久自疑，不過見到的多數實情却也使我有着些許了解。



有些女人，踏進職業線上，便把整部家事完全托給僕婦或管家身上，自己似乎尊貴起來對於家事有些不屑去理會去調整，可是她所剩餘的大段餘暇，寧可消磨在塵亂的交際生活裡打打牌，看看戲，

隨便吃吃喝喝，玩玩鬧鬧，雖然職業已經疲乏了她的身心，她需要重安然的享受。

尤其是職業婦女立在父兄一輩的男人面前，總自覺像敲毘毛驢那樣的難得可貴，多少地會炫耀了自己的能與自立，態度真真立刻豪氣了許多，這，不惟給家庭間留下了壞印象，同時也給予任何圈外人的惡劣影響。

有時因了生理關係，婦女生育時期需要長期休養，這也確是婦女羸弱的職業生活的障礙，尤其是生下子女以後，小孩子不能斷乳，作了母親的女人，好像不能繼續從事職業，如果以乳哺來替換自己的哺養，似乎在經濟原則下又要發生問題。因此，有些志高氣宏的女人，不禁的要敗了心，從事實上，我們知道有半數的職業婦女在結婚後放棄了好高騖遠的志向，爲了守候着家門看候着丈夫子女，一直匍匐在家庭裡——這一個窄狹的天下，便是埋葬了一生前途的墳墓。

如果我們女性認爲這是不幸，應該清醒一下捋扎起來，從修飾體格充實知識着手，把志氣鞏固着，作女人應作的所有的事，不避艱深，不畏困難，起來跟

男人並駕齊驅。由勞碌積起的成績的山塔，總較安閒的享受一生來得名貴。

最後，應該聲明，我的希望不是讓我們女人一直給勞苦糾纏到死，因為從根本修成的鐵漢一般的體格，決不會忍受了粗風暴雨的。

經濟獨立

擺脫了附屬的地位

自給自足

拿出來真實的本領

于靜文

因為婦女要從「附屬的地位」解放出來，唯一的路徑是經濟獨立。但是，我們張大了眼睛向前眺望，能夠真正獨立的女人究竟有前多少人在？一些因守在小姐頭銜下的高貴女性，好像沒有謀求職業的必要。自給她們有現成的經濟來源，有父兄作她們的牛馬，她們也可安享過度舒適的生活。

在表面上，在衣履上，在談吐上，雖然是時代女性，然而實際不過是新型的附屬品罷了。

然而，社會上所謂高級的職業，事實上告訴我們，好像難於使我們女性涉足其間，除了作一個教育，仍然沒有其他出路，而且教育的職位也是很缺少的。即使萬



幸能夠作了一個教育，可是在待遇與生活的比率上，好像這事業是頗不使人興奮，雖然有些較為可貴的女性，爲了努力教育事業，不惜枵腹，然而調查起來，這樣肯於忍受痛苦的女性又有幾多呢？

婦女職業佔着較大數目的，恐怕就是工人了，這種職業婦女的造成，實際下

少是爲了服務社會而幹下去的，差不多都是迫於衣食的需要而求得一席地位，她們每天幹着超着正當工作時間的工作，所得酬報，不是維持一個人的最低的生活，並非回到家裡，還把餘暇去擔負家庭作樂，苦楚是到了極分，然而她們的精神確是可嘉的，且於，她們缺少一斷知識，如能能有了充足的學識，再肯苦幹，這該是經濟可貴的一種女性了，不過我們女人常常思着「有了知識使自已抬起身價」一語，這是應該受到相當警惕的。

童星 袁子慈 (贈)

再有，那便是最低等的婦女職業了，她們都是像僕役一樣的供人驅策，這固然也是一種生活獨立的機會，然而從另一方面說起，極是有

些淒慘，最可怕的现象，是她們被當作了招徠生意的廣告，偏々一些不解的女性，不肯以真實力氣作兌換薪水的條件，偏偏用色相與媚媚作爲支撐生活的樑柱，這種女人需要了，這樣去作，是會戕害女人本身的身分與品格



童星 陳娟娟 (贈)

的，同時，更會妨害我們大家的前途與出路的。

我常常懷疑：一些過着侍役生活的女人是由於知識欠缺的緣故，只能迎合人心地兀自降低着自己的身分，但那一些走過最高學府的知識女人在職業上並不去施展自己的本領而甘心被人作爲花瓶，這真是使人喟嘆不息的，雖然表面上有了名銜有了位子，然而實際不過情同虛設，如果在社會上擔任了供人賞玩的職位，還不如回到家中去分擔僕婦的工作，事實上時常發生着，女職員不能思實於自己的職務，再受到金錢的誘惑，於是她們很容易的墜落下去，如果本身不能警覺，不只身敗名裂，更要沾辱了所謂的婦女職業。

觀察一些婦女職業的不能振興，決不是沒有起源與成因的，我們想要經濟獨立，首先應有自尊的心理，不使名譽身份被人看低，不讓自已陷入墜落的泥淖。需要自



本刊讀者之一君 (贈) 天津金羽毛 (贈)

·明路姨小·



食其力，我們便該拿出真實的本領來。本領應是由於刻苦修養而產生的，我們女人要從根處作起。

自己要爭口氣

還需要別人了解

洪 奎

在二十世紀裡，女子職業問題是不能忽視的，女子

要達到男女平等的目的，

第一必要經濟獨立，不再

依靠着男子求生，作男人

翼下的寄生蟲。然而，女

子程度的掙扎，結果具落

得空口喊着服務社會，與男子一爭長。所以在過去的

女子職業問題的探討中，我們只見到了無數的指摘與謾罵。

倘若個人是女子，所接觸的又多是女子，對於女子所受到的種種限制比較知道一點。

教育的不平衡——雖然我國教育不大大落後，可是關於女子的教育並不十分發達，只說可以容納女子的學校

為數甚少，而況，女子學校的程度總是不及男子學校。

另一方面，我們的長輩輩，一直的在給重男輕女的觀念

所麻木着，那是一些思想較新的人們，也多是不可信任

女子將來會有多少造就，於是女子教育的不能發達，造



·小紅張帆·

成了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不能鞏固。

婚後的糾纏——女子出嫁以後，多數身不自主，一

似出賣了一般，給花輪輪進牢籠，明明自己想作一些事

立了完服務社會的目的，

一面發自己的實力，一

面求經濟自主，然而不

得丈夫的了解，根本不

能跳出樊籠，倘若為了

不自由而離異，那麼人言嘖嘖，說你不安於室，如果上

有公婆在，更會得到不遵守長者命令，不容你分辯，空

氣就這出你的罪名。縱有法律替你伸冤，然而有誰肯爲了

一生幸福而會辛茹苦的踏平荆棘曲徑，所以，除了少數

的出走之外，多下都是爲着固執的保護自己的名譽而屈

伏在囚籠裡。

生育的負擔——一些服務社會的女子，生了小孩以

後，便不再出去作事，只有守在家裡養着一個小生命而

忙迫着，在一般眼光中，以爲這是女子的不長進，只會

爲自家設想，其實不然，女子們服務社會，所得酬報微

乎其微，在養生小孩以前，作事之外，還要料理家務，

既生小孩之後，除了爲着孩子而忙着手，更不能隨時

失了孩子的奶，時下的親屬裏，並沒有託兒所的設立，

作了母親，根本不能離

開乳兒，假使加一個傭

人，連吃牛乳再打發傭

金，收入方面實在不夠

分配，沒有好法可施，



·南國女兒白燕·



·大姐姐袁紹梅·

只有屈委着自己，困在家裏撫着孩子料理家務。

畸形的服務條件——時下的中國社會，女子作事的

資格，不是學識，也不是經驗，而是年輕貌美，一些頭

腦特別的新派多烘選用職員專在女人色相上下工夫，他

們的眼力的確高明，一談一笑便會甄別出女子的成績，

所以一些真有經驗真有學識年紀較大或不秀麗，甚至即

使貌端容美而不修邊幅的女子們，只有落榜。這一層，

着實應該向男子們提出鄭重警告。

我並不是主張女子應該回到家庭裏，自身是女性，

比別人更迫切，更希望能夠獨立，能爲社會國家效勞，

但事實上，多是無形的阻障，使得一些空有鴻鵠之志的

女流，永無用武餘地。請大家想想看，女子也是人類，

在職業線上，不見得如

何低於男子，只是一方

面自己，不願爭氣，一方

社會不鋪多少前進的障

礙。



·靳蓮紅星朱麗·

賢妻良母是社會進展過程中的

原子

不該受任何人的鄙棄與忽視

現代，婦女已然

可以與男比肩獻身社

會，服務人間爲家爭

光榮，爲民衆謀福

利，無論是政治上，科



·金翠子白紅·

學，藝術……都已佔着與男人同等的地位，這該說是好現象，然而讓我們回顧一下我們女子的實力與成績，却又着實使人感喟無已。這，是不是我們自己放棄了權利呢？

假使說，女人的世界仍在幼稚時代，還沒有完全成長，這也還能給人一點希望，只怕我們每一個女人都等待着別人開闢了

大眼二姊履月姻



大路，而後自己再坐享現成，斷言，女人的前途永遠是越前進越感覺狹隘的。我不願苛責一些書獃的女人毀壞了我們的陣線，我只覺得她們是因了知識與能力並不充實，所以她們是最可憐的一番盲者。

有些自作聰明的女人，覺得家庭是個場域，不是一堆墳墓，她們要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她們曾毅然決然整個地開闢這社會，結果，她們只在社會佔了一席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的地位，同時，她們更破壞了固有的完美家庭。

東方梅麓陸露明



這好像說，她不願依賴了家中父兄的經濟幫助，而需要社會上另外的人們的接濟，這樣，在人格上似乎高尚一些。但是我們仔細

蕩婦願蘭君

細考查，有多少女人已經完全擺脫掉了「依賴性」呢？我覺得，新的思想是內在的，並不就是穿了最摩登的衣服隱伏在另一種新式的樊籠裏，才叫做新潮的表現。

我敢斷言，在家庭中不能作賢妻良母，在社會上，同樣不能成功一個優秀份子，至美的女性，對國家對家庭都能有相當的處理。因為女人和男人一樣不能沒有家庭，一樣必須經由「貢獻給家庭」而發展到「貢獻給社會」。

如果有人以為家庭是不值得理會的東西，就未免有些舍本逐末，棄根求果了，我們應該知道家庭產生良好果實的要務所，由兒童的教化，而至未來的民族



幸福，完全要由家庭作出發點，如此說來，一個家庭，丈夫沒有賢妻，子女沒有良母，將是一個堪言的家庭，也是社會國家的一個苦痛。據此，你不能再相信賢妻良母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

原子。可是大多數的現代婦女，一聽到賢妻良母這個字眼總會皺了眉峰，說這是毫無意義，毫無價

賢妻良母周曼華



銀色皇后陳雲裳

值，而且沒光榮可言的腐敗思想。她們認定一個女子作了賢妻良母，就是絕對的服從男性，為男性所擺置所輕視的，並且說，除非是麻木不仁，沒有出息無能為力的一個廢物女子才肯匍匐在男子勢力下面作賢妻良母。有知識的女人絕對不斤斤於賢妻良母這條死路的。如此一來，大家把賢妻良母視作卑下可鄙的東西，甚至於由於不願忍受這奇恥大辱，寧願根本破壞了家庭，也不去加以思索，這實在是

一般女人的不治之頑病。我只希望，願作新時代女性的朋友們，切實的從這

方面深刻考慮一下認識一下，萬勿空唱高調而撲朔迷離地作一些毫無收穫毫無希望的濫階的妄想，而爭事後的後悔。

夫果小島周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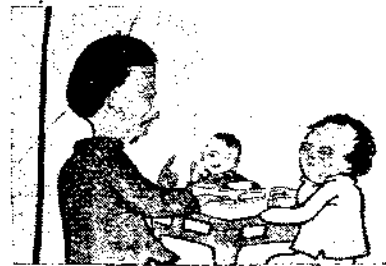
最後：我們大家都是女性，彼此都要切實關心着我們的公共國地。不用腦筋，不動手足，總不會有「幸福之花果」憑空生產的。

之花果 憑空生產的。

本報十一月一日女學生照片
均為北京張景惠張鳳
珍二位小姐贈刊



第七景



第八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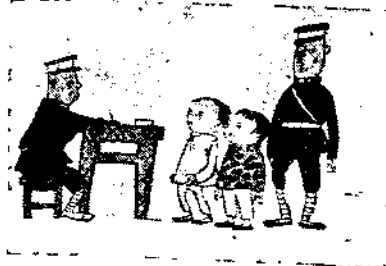
第九景

劇畫

做好事的兄妹



第十景



第十一景



第十二景

第七景 (續前)

這些拉車的不住嘴的誇香。
梅：「大叔，我們不要這多的錢，您喝兩碗給六分吧！」

車夫：「好啦好啦！你收起來吧！今個早晨我多拉了幾個座，又喝了你們一碗香茶！哈哈哈哈……」

梅：「謝謝您，大叔。」
龍：「大叔，謝謝您。」

他們倆想這個好法，居然賣了好多的茶，到家裏，他們圍到桌上吃晚飯的時候。

第八景 (樂和和地樣子)

龍：「爸爸！今天我們稍微放裏點好茶葉，拉車的大叔們都樂啦！」

梅：「還有呢，還有一個給兩手茶錢的呢，所以今個給媽帶回幾個柿子回來。」

父：「是嗎？那好極啦！你們還小，千萬別忘了人家對咱們的恩情哪，你們放點好茶葉，所以那些大叔們才樂的。」

這樣，他們兄妹倆一天一天，高高興興的去賣茶，也能夠稍微幫幫爸爸的忙，一天，和平日一樣往家走的道兒上。」

第九景

梅：「啊，你瞧，哥哥，這兒拉個錢包兒啊！」

龍：「哎呀，真是的，這是誰掉的呀……」

在他們往家裏走的道中間兒，有一個不知道是誰掉的錢包兒。

錢包兒

這兄妹倆嚇了一跳，趕快放下了空罐子，把錢包兒拾了起來，慢慢的把他打開一看，裏邊有好多票子。

第十景 (受驚的聲調)

龍：「哎呀！真不少哪，哎呀……」

梅：「哥哥，你數數有多少……」

龍：「啊！一拾，二拾，三拾……一，二，三，四還有哪，咳，有一百多哪。」

梅：「哎呀，哥哥，有這們多，就着沒人看見，咱們拿回家去吧！快點，快點。」

龍：「不成不成，雖然沒人看見，咱們拿回家去，爸爸又該誇(讀T-T)是咱們偷來的，再叫媽媽操心，病更沒日子好啦，對吧？梅生，還是交給巡警去吧！」

第十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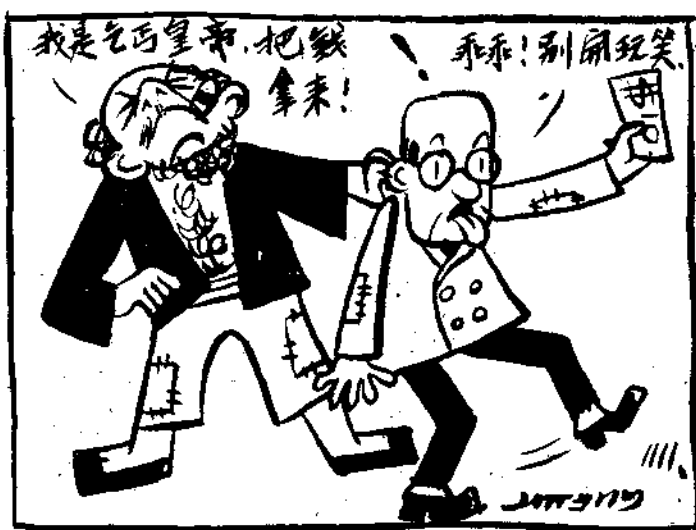
兩個人趕快交給巡警去了。過了兩三天的夜裏，突然有一個巡警上他們家來，說叫龍秀梅生跟他爸爸到警察局去。

第十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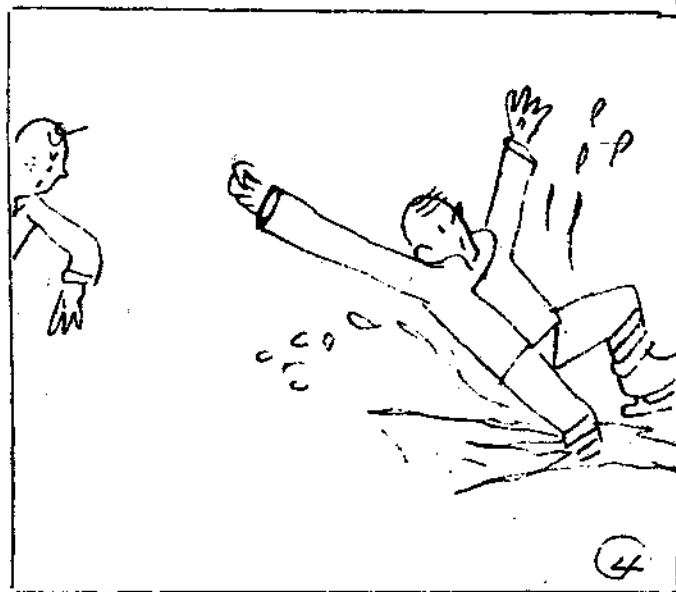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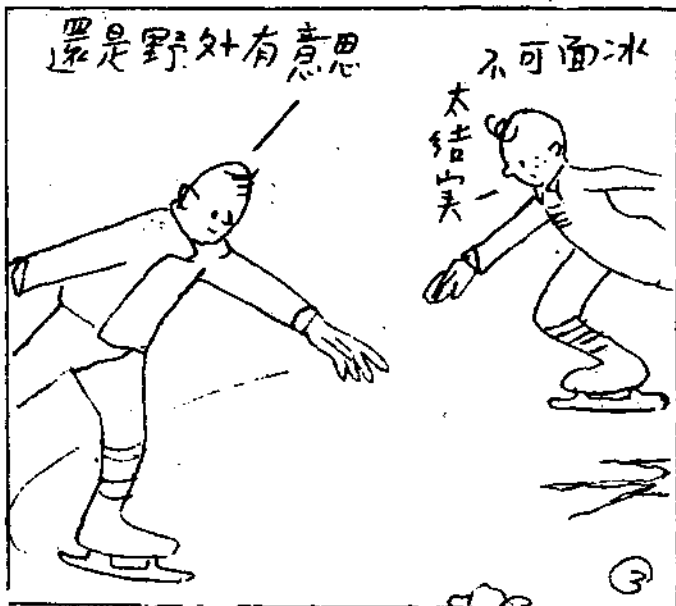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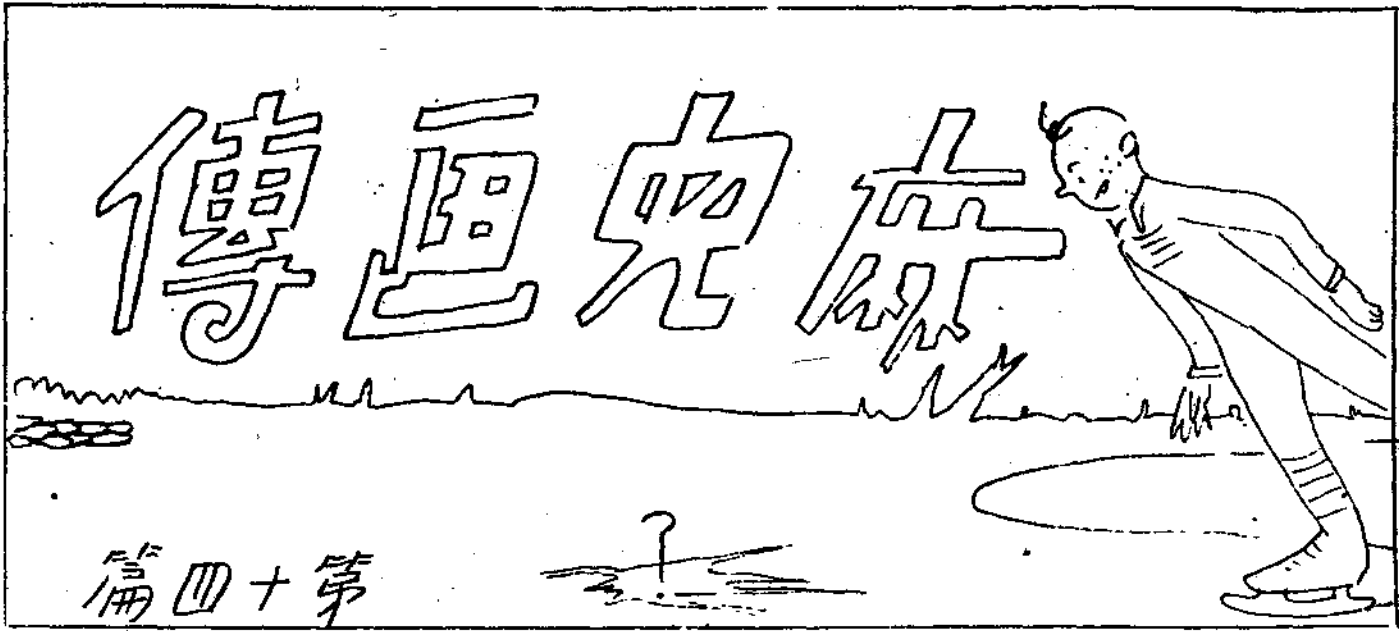
巡警：「我奉了上邊的命令，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兒，明天早晨九點鐘來吧。」
巡警臨走的時候，再三叮囑他們，要準時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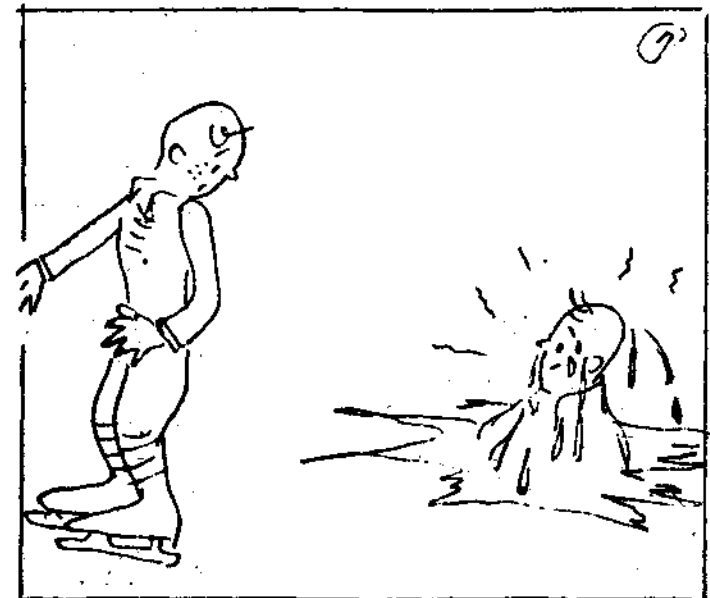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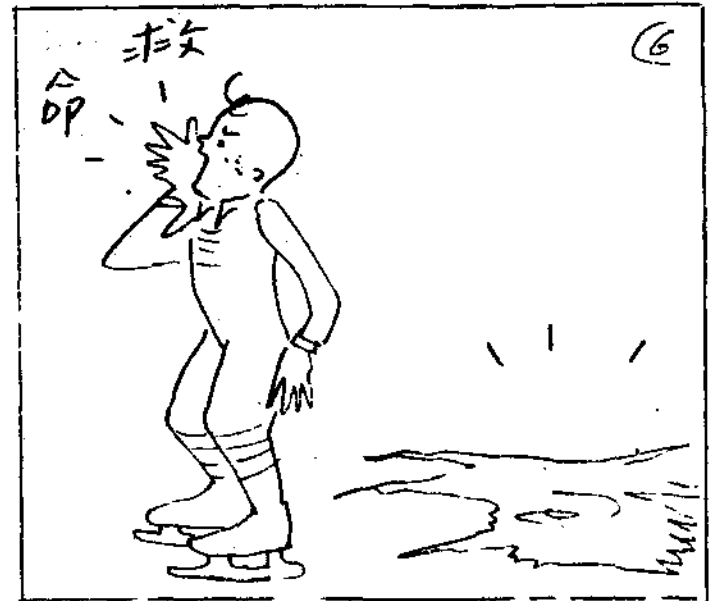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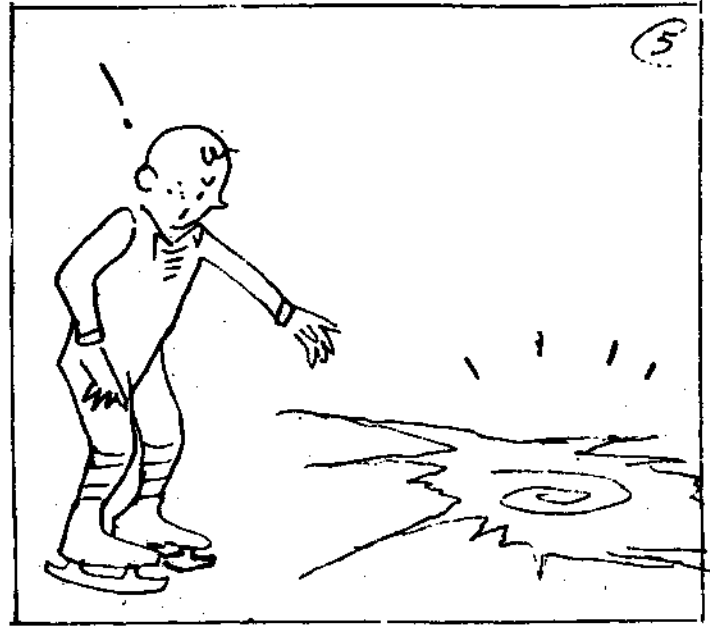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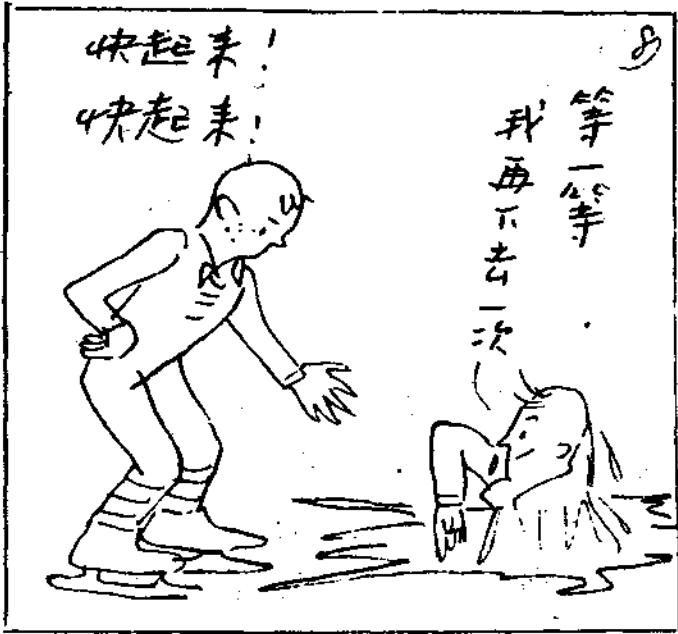
未完

構
圖
Y
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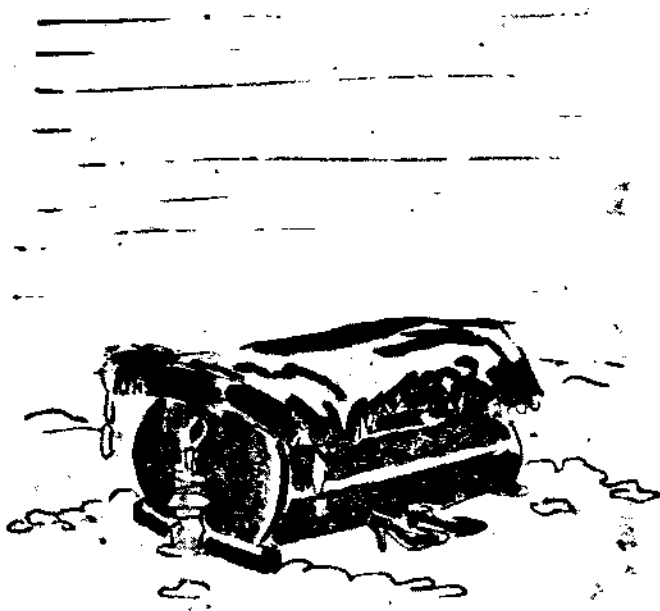
手
工
成
批
黃
冠
廉





青春四部曲

周無寫



夫婦未甜酸辣苦

要說吳素秋和霖這段姻緣，可以說是苦辣酸甜，當年吳王同在戲曲學校上學時，就已種下愛苗，可是年輕輕的兩個小孩子談戀愛，是多麼熱烈的呀！就免不掉在月上柳梢的黃昏時候，人靜的地方，唧唧私語，戲校的小孩子是多的，當然有許多人在偷看偷聽着，況且紙裏包不住火呀！日久天長，天長日久，她們的這一檔子事，就被戲校的當局知道了，他們沒有拆散人家的力量，可是他們有開除學生的主權，計議的結果，將吳素秋可就開除了；王和霖呢！因為是戲校的台柱子，並且他那時候，大紅大紫，捧的人還是真多。開除吧！學校受到很大的損失，留下吧！又不近人情，經過討論的結果，還是將他留下，按日出演。

吳素秋回到家裏，當然心扉裏志不下她這一個心上人，可是吃飯比那個還重要，孤女寡母的前途怎樣呢？經過幾次研究的結果，還是學戲吧！下上幾年的苦功，已經有了相當的成績，才托人介紹拜向小雲先生為師，拜荀慧生為義父，宗荀兩派，又得了他們倆的親傳，並且還承她師父義父贈給了許多本子，由此就漸漸的紅起來了。

吳素秋是紅了，王和霖呢！確一天不如一天了，原因呢？因為他年將弱冠，到了倒嚕時期，嗓子啞的說不出話來，他是多麼怨恨自己的命運呢！不能唱了，戲校也就不去了。憧憬着以前忘不了的熱情，又和吳家親近起來，吳素秋的母親，吳溫如女士，也很愛惜他，認為義子，更增加了他義兄妹的熱情。可是義兄妹的場合，不



能長久下去，終有一日素秋和她的母親，說明了自己的終身大事，擬屬於義子，自己本想一炮就響，誰想她的母親極力的反對，經過了許多許多波折，才成功了，她們的成功，可以說是純以辛酸換來的。

去年她倆因為一點誤會，一雙未婚的小夫婦，竟爭吵起來，弄了個滿城風雨，報紙上登了個霧煙瘴氣，結果呢！還是吳素秋醒悟過來，找到和霖，抱頭痛哭，才言歸於好。

此次波折發生了以後，吳素秋更發了她們的熱情，和霖也自己悔懺，痛改前非，用功不輟，挑班之雄心，油然而生，想要挽回舊日之名譽，現在嗓音復原，組班即能實現，這一回他想來個挑簾紅，或者上天不負他們的苦心。

王和霖出演成了事實，戲劇界又添了一部生力軍，可是還有一個損失。就是吳素秋不久的將來，一定結束了她的舞台生活，願曲者再也見不到她影子了。

這是什麼原因呢？記得吳素秋這樣說過，夫妻同台，沒有多大意思，多怎和霖露戲紅了，我也就不演了。意思好像說：「王和霖大紅之時，才是他們結婚之日。」所以我說：現在聽吳素秋是聽一次少一次了，不久就要聽不見了。

最後祝福他這一雙未婚的小夫婦，將來前程永久。

(圖為王和霖吳素秋之便照)

·白 露·

千辛萬難居然成功



十九世紀偉大鋼琴家兼作曲家

佛蘭茲·李斯德

(FRANZ LISZT, 1811—1886)

一八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李斯德(Frans Liszt)降生於匈牙利愛坦堡附近的一個小村裡，他的父

親原是海頓的後援者尼古拉斯艾斯德亥公的監理人，當然，對於音樂是有充分的理解的，所以李斯德幼小的時候，便從他父親那裡得到了一般的認識，一個「天才」，往往受環境最大的影響，七歲的李斯德，便開始學習鋼琴，十歲的李斯德，便在盲男爵博蘭家的音樂會中最初公演，不到二十歲的李斯德，便一躍而為萬人耳目所注意的寵兒……這些，當然不是偶然的，除了努力之外，更一個原因是優越的境遇。

李斯德在男爵家中公演，馬上獲得「神童」之譽，遂後又被父親的主人尼古拉斯公招去，在公之跟前演奏時，周縉公之友人多為當時之一般貴族，大家同聲驚其天才，特別允出年金六百戈丁，算做李斯德的學資，他們的心意，為的是造成這一個神童以使他完成他的音樂教育。

於是，李斯德在十一歲的時候，便赴維也納而從當地有名的鋼琴教育者傑爾尼(Karl Czerny, 1791—1857)學習，理論方面則由莎里葉(Antonie Salieri 1750—1825)教導，兩年的工夫，他的音樂上之進步確夠驚人，並且時時舉行演奏，年少的李斯德，在這時已獲得高越的名聲，有一次演



佛蘭茲·李斯德年輕時與樂友玩琴照片

奏會，聽衆中有貝多芬在，有感於這個年少的天才鋼琴家的妙技，竟突然上了舞台而擁抱着李斯德不放，這一小段史實，便成了音樂史上的佳話。

一八三三年，李斯德十三歲時，他離開維也納轉赴巴黎，預備入該地音樂學校修業，但當時因外國人不準入學，而未能一償所願，他便暫巴黎，另從巴葉耳(Falkner Paer)及萊哈(Reicha)二人學習作曲學，其間，又舉行過幾次演奏會，給與聽衆莫大的「感激氣」，更成爲社交界之寵兒。後赴倫敦演奏旅行，一八三〇年(二十歲)再返巴黎，與當時之著名文學家，美術家及哲學家等輩人士交遊頗密，由於傾談間的同感，生活裡的融洽，李斯德受他們非常的感化，他能藉此優美環境的薰陶而受有作曲上種種珍貴的暗示。

在他十七歲那一年，他父親逝去，更斷絕了一向的年金，他爲了衣食的維持，乃度教師生活，出入於上流家庭中，二十一歲時，聽到當時梵華林「鬼才」巴卡里尼的演奏，會心的感到自己鋼琴方面的新技巧，新奏法，又聽到威爾李奧斯所作交響曲的管絃樂演奏，對於那種標題音樂所表現的，心底湧起共鳴的感動。

李斯德既成爲一般社交界中的寵兒，遂有機緣與當時女作家達格兒女伯爵結婚，更據說他有與華格納爾夫人柯琪瑪交好的傳說。從這時起他便開始作曲生涯，但尙無甚多創作鋼琴獨奏曲產生，僅是把已成的各種名曲以編曲的形式編出鋼琴獨奏曲來，更根據威爾李奧斯的作品，寫了許多「標題樂的音詩」。

在李斯德所寫的鋼琴曲中，最有名的是匈牙利狂詩曲 Hungarian Rhapsody 全部十五曲，是將他的故國匈牙利地方的民謠，以極自由的形式，趣味的處理之，這一點，在我們欣賞中也可以領略到的，李斯德所作鋼琴曲，最純，最成功，往往把音詩的效果在非常的艷麗輕快中表現無遺，當然，這在技巧上是最艱難的地方。近年來，各演奏會之節目中，往往把他的曲子做爲最後的「節曲」。

李斯德的晚年，靜居華瑪爾地方，廣音樂教授的生活，當時各國著名鋼琴家，多集聚華瑪爾地方李斯德的門前，而更多百匠皆出自其門下，一八八六年，這位彩耀十九世紀的偉大鋼琴家兼作曲家逝世，享年七十六歲。



李斯德之最著名的匈牙利狂詩曲樂譜之一部分

談風景畫

白 洛 得

如在封建底——奴權底社會之藝術上沒有肖像畫占的餘地一樣，也沒有風景畫占的餘地。

風景畫之最初的微候，可以見於希臘主義時代的希臘藝術中，不久，在所謂浮彫底繪畫上，主要能在建築底及海洋底背景之形式上可以看出。

在德國復興期之藝術上，風景在 *Dürer* 和 *Cranach* 的作品上，普通也是作為屬於宗教畫之組成部分的，不過，只有 *Aldortel* 作純粹的風景畫。但是主要的是在建築底風景之形式上。同樣現象也重現於經濟底，藝術底關係上。最前近的國家——十五世紀之意大利——之藝術上。在這裡，風景或成為宗教題材之背景，或作肖像畫之背景，或成為童話主題的背景，或寓意畫的背景。

風景畫如靜物畫同樣獨成爲個別 *Genre* 者，只是在十分發達的資產者組織之水平線上的十七世紀之荷蘭。風景畫隨着 *Goyen* *Ruifdael* *Everdingen* *Hobbema* *Rembrandt* 等人的名字，同進繪畫底 *Genre* 之發達之歷史中來了。

風景畫再要得以獨立，而且確立爲受肖像畫及其他畫品同樣注意的另一種繪了，自必經發達的資產者底關係再行確立。風景畫在十七世紀之蘭極其隆盛之後，乃在十九世紀之歐洲諸國民之藝術上，再經過這種高揚。站在這

運動的前面者，是資產國家之英吉利。在該國，十九世紀之前半期，*Constable* *Jurner* 和 *Bonnington* 等之風景畫家已經輩出。法蘭西在前世紀之中葉重蹈英吉利的後塵，巴皮宗派 (*Barbizon school*) 的人們離開都市，移住於 *Fountainbleau* 附近之森林，將風景畫作爲同等的要素，引進法蘭西繪畫中。在英國和法國以後不久，俄羅斯之繪畫也經過同樣的進化。在十九世紀



前半期的官許 (official) 宮廷貴族藝術之事情上，沒有風景畫可占的餘地。美術家獎勵會派遣 Briullor 到外國留學時，發特別的訓令，警戒他不僅不要心醉於「村落之情景」和「室內繪畫」，並且切勿熱中於風景畫。在貴族社會，說到風景畫來，是想到這些東西的形式上的——郊外別墅或英國公園之描寫，或取材交際社會男女之描寫，或者，至少意大利的異國情調底風景之描寫，可是在十九世紀之後半期，由這週展覽會派的人們——Shikin Saur-
asov Vasiliev 後來由 Levitan 及藝術世界一派的美術家們的努力，風景畫才開始占有和其他繪畫同列的名譽。

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頭資本主義底——都會主義底發展之頂點，都會之風景畫代自然之風景畫而占其地位。都市，最初作為保存於繪畫之中自然之最後的餘波流韻，作為那綠色的沃洲 (Oasis) 闖入繪畫之中；後來從街市與房屋，車站與十字街頭顯出風景畫了。港度，橋梁，高層的建築物，大工廠，這些東西都出現了。意大利未來派的人們，也和寫實派及印象派同樣，循走從來意味上的風景畫到都市風景畫之推移的道路。Boccioni 宣言：「風景無所不在」，「風景到處有」。忠實於這標語的他們，將街如何運行，家屋如何伸到天空，都會如何生長這些事情，描寫於那未來派式的繪畫記號之中，同時努力在那力學運動上表現此際的事物。繪畫上都市風景畫的同一現象，在俄國也有。這只要看 Dobujinsky 的獨創的都會風景就可明白了。

在封建底——教權底社會的藝術上所不知道的，而在獨裁底——半貴族底組織上也不能發達的風景畫，只是在資產者藝術上才表現為重要的藝術現象。再者，那存在之初期，還是封建底——宗教底傳統未廢之時，不過是加進其他內容構圖的要素，然而在「土灘青文化期」(Sombart所命名)是指高



度資本主義時代汽車時代之柏油路)的資本主義之頂點，風景畫為從自然之風景畫變為都會之風景畫。在發達的資產者關係上，唯物世界觀及在成長的現實主義感情之支配等事情之上，開始為獨立的畫品而分離發達了。

冬

暉 君

一個冬天的午後，
陰沈沈的天空，佈滿了層層的白雲，嚴寒徹骨的大地上，已失去了太陽的影子。

雪，鵝毛般的飛舞着，像這樣大的雪，在今年還是第一次的降落，街上除去幾個做生意的小販和洋車夫，爲了求生存，不得不在這冰天雪地的時期竭力掙扎而外幾乎沒有一個人影，在一條很僻靜的小巷裡，一個衣服襤褸神情沮喪的人出現了，紛飛的雪花無情的向他身上落去，冬天的冷氣包圍着他，一件有了無數補綻的破棉袍怎能抵得強烈的冷氣和冷酷雪片呢？所以他緊縮身體，凝滯傷感的眼光時而仰望天空，時而注視大地，然而天是那樣的灰黯，地是那樣的蒼白，又誰能指示出他的去向，唉！他失望的感嘆着，家庭的慘狀又飄浮在眼前，老父的病，孩子們的飢餓，房東的催租他真不忍再想下去。

雪是下得更大一點，榜徨歧路的他還是蹣跚的行走着，結果他決定了主意，再做一次最後的請求或許能有一線希望，想到這裡不由的腳步加快了許多，然而當他看見了他們自己曾經出入過兩年的威嚴的大紅門和巍立着的樓房的時候，他的心跳動了，腳步慢了，勇氣也消失了。那大的紅門對於他好像是一個猙獰的面孔，又像一個兇惡的虎口，在數分鐘後，他到底被他吞食了。
在一所佈置極爲富麗的樓房裡，飄揚着歌女們的嬌音，散佈着酒肉的餘香，從暖氣管裡發出的熱氣，融化

了享樂人們的心腸他們不知道外面在下雪，也不知道窮人們的悲傷，只有甜蜜的歡笑，悅耳的歌曲，流動着。

「老爺！她們唱的好吧？」

「老爺！您再聽一段嗎？」 這位被稱爲老爺的是一位五十餘歲的大腹賈，笑迷着雙眼得意洋洋的坐在沙發上，陪伴着許多妻妾，下面還有一群歌女。

「哈哈！唱的太好了，每人賞她們一百元！」接着是一陣附和的歡笑和道謝聲。

「啊！老爺您看外面下雪了！」一個女人走到屋一角拉開了窗幔嚷着。

「好大的雪呀！您看院裡那棵梅樹上的雪多美！」

「很好，很好，明天我們去公園觀雪景。」

「您還得請我們吃西餐，聽戲。」「哈哈！可以，當然可以，喂，再來一杯。」

突然屋門轉動了，屋內的十隻眼睛，一齊向這邊看來，進來的是這裏的昨天才被開除的一個更夫，當他看見了老爺的時候，很慌促的跪了下去，恐怖的心情將他的聲調變成顫慄而微弱。

「老爺！我沒有 做錯 事，我 我父親病的，厲害，所以前兩天沒有上工，您修好吧，無論如何 我的家人沒有飯。」可憐的態度倒把圍在老爺旁邊的人們逗笑了。

「滾出去，混帳東西，誰叫你跑來，叙家常 出去，你髒了我的地板。」老爺臉上的堆笑被怒氣和尊嚴遮住了。

「不！您積德。」

「來人，把他拉出去，強盜，討厭的東西！」

他絕望了，當他被人推出大門的時候還聽到了一片冷酷的譏笑，他悔恨着不該到這地方來，現在他明白了

金錢的萬惡，人心的奸詐，社會的黑暗，他咬緊着牙關，頭也不回的走了。然而他到那裡去呢？他簡直像一匹垂死的駱駝負着一切愁慘在荒涼的雪地上延命。

雪花仍舊飛舞着，天上由灰白而變成黑暗了，街上的燈火又開始閃爍着，向人間睜眼。

「媽！餓呀！」

「媽，我冷！」在都市的另一角一間低矮的小屋中點着一些微有光亮的油燈，從一條土坑上發出小孩子們的哀鳴。

「等着吧，不要吵，好，睡吧，爸爸就會回來的。」一個卅歲左右的婦人對她的說，但是他的妻，她的話似乎很有把握。屋中又歸於沈靜。

數分鐘後，又有一個孩子凍醒了，大聲的哭喊着驚醒了病在垂危的他們的祖父。

「咳！咳！他還沒有回來嗎？咳！怎麼 外邊下雪了嗎？冬天，多麼不好過的冬天呵！這樣冷，太冷了，唉！老天真不可憐我們窮人哪，你給孩子們 蓋好，他們冷吧 咳！」在坑的盡頭捲曲着一個生命將盡的老人，他斷續而費力的說着。

「是的，他快回來了，您要喝水嗎？」他的兒媳安慰着他，但是當伊提起桌上那殘餘的半壺水的時候面已經結冰了。伊痛苦的嘆了口氣，

時間是一時一刻一分 的過去了，雪愈下愈大空氣是愈過愈涼而且也愈冷了，夜，冬日的深夜是這般的低沈而寂靜，在黑暗的角落裡一棵落滿了白雪的樹下有一個可憐的孤影在蠕動，

第二天，雪停了，太陽又現出他那頗有威力的面孔隨人們坐上汽車忙去觀雪景，同時由一個幽閉者在談話裡傳出了某公館的更夫因失業窮極自縊身死的消息。

冬天的西北風吹起了地上的積雪，當他的妻兒們來的時候，他的屍體已經有一半埋在雪裡了。

墮落

小 鴻

雲與風交織成灰色的天網，籠住了這整個的繁華都市，紅綠的霓虹燈光，映着天空，起了一片晚霞似的紅雲。烏鴉拍着翅子飛了過去；在這繁華的S埠，有烏鴉掠過是難得的事。牠們好像都極力避免飛過這污濁的，萬惡的，整個金錢流動的都市，沒有牠們歇腳的地方。

由稀疏的燈光中，告訴了我們，離開那最熱鬧的X馬路，已經很遠了。

在昏暗道土，有個人影，搖搖晃晃，慢慢地踱着他生命之途的步子。看他搖晃的身體，顯然是喝多了酒。把口袋中僅有的財產，換了一杯解愁的同伴，他生命之途唯一的能消去幾年來積愁的同伴。

他望着暗淡的路燈，想對它懺悔過去的錯誤，路燈越顯得昏暗了，好像不願意接受他的懺悔，只得低了頭，看着自己的身體，差不多都掙脫了衣服，到外面與空氣接觸去了。他看着滿身污垢的衣服，和外露的身體，他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三年前的他。

「華！華！」他自己喊着自己的名字，覺得有些生疏，而不太悅耳；就是在三年前用熟識的音調喊自己名字的人，現在想起來，也祇有恨，但恨又有什麼用？只是惆悵而已！

想起那時纏用着和藹的音調說：「你不討厭那個糟老頭子嗎？他每天只喊着用功！用功！你也不想用功？有錢那兒買不出來那張紙！有錢咱們到S埠，那時幹什麼不成？漂亮的女人多着哪，非得在這兒忍着！」——纏一邊說着，一邊不自然的笑

着。華聽完了這段半刺激引誘的話，嘴裏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是心有些動了！因為那地方有漂亮的女人，並且還多着呢！對，幹什麼還在這兒忍着？簡直就想對「心裏一邊想着，一邊抬起頭，他的同學纏正用笑臉對着他，好像是等他的答覆。百燭的電燈，發出雪白色的光，華——他覺得有些醜眼，趕緊又低下了頭。

由於纏屢次的婉語，華的性情真是自己也不能抑止，好像飛到天空的自由，同時他在眼前，展開了一朵燦爛之花向他放香，他送了，醉了。他決定了向S埠出走，可是目前唯一使他一團高興降低的——是錢。

「問父親要？」在他的腦海中打了大問號。最後的結論還是硬着頭皮去碰吧！

華爲了討求父親的歡心，與自己的希望成功，遂用了極甜蜜親愛的口氣說：「我聽說S埠那地方很不錯！學校功課也很緊，等到畢了業，說不定還能做個官兒哪！」華的爸爸把黑褐色的雪茄從嘴裏拿了出來，哼了一聲，表示也頗贊成，因為他是

聽見做官了。答應每月給他寄去幾千元，供他買些洋書，能做官兒的書！

他們的目的達到了，解決了，二人懷着兩顆興奮與快樂的心，來到了S埠。每月有幾千元的收入，只做着玫瑰色的夢，沉醉在舞場裡，被蛇一樣的女人所迷。他們只知紅燈酒綠，只知人生是爲享樂而來，相信永不會有苦痛加在自己身上，他們憧憬的美夢實現了！在女人的纖手與紅唇下，悠和溫柔的音樂中，忘却了自己，被女人的肉香所吸引，沉醉於迷人的氛中，瘋狂般的歡笑與作樂。

S埠真好像天堂之樂園。

華認識了一個舞女，她有迷人的眸子，細軟的身體，紅的唇，並且有着浪漫風騷的手腕，撒下了拘錢的密網，把華團團的圍住，任其玩耍，金錢如水般的流了出去。

在X×飯店？號房間裏，隱隱地可以聽出一男一女的談笑聲，正是華與那最親密的舞女——梅。

「我們能永久的一塊兒嗎？梅，」華用輕快希望的口氣說。

「你放心吧！永久在一塊，那是不成問題的，不過——還得一筆款子才成，」梅一面安慰着，口的還是爲着那錢啊！

她佔有了華的心，華屈服於纖手與紅唇之下，把如數的款子交給了梅，梅和他一樣的滿足，於是離開華而奔向別人的懷抱中去了，華悔恨了，同時那位粉黛兒作官的父親也安心了，不願拿自己的錢去救自己的兒子。

狡猾的纏看見了華的經濟斷絕，於是拐走了華僅有的金錢，而離開這醉人的S埠。

夜深佔領了整個的大地的時候，人們差不多都已睡了。祇有最熱鬧的X馬路，電燈照得通亮，霓虹燈管下，湧出了一對對的青年男女，這時的華仍舊流落在街頭徘徊，尋不到歸宿，伸出顫抖的手，說出自己以爲最可憐，最動人心的話，又有誰去理會他，就是從前與他最親密的梅，連着他一眼也不看，跳上汽車，又投向一位主顧的懷抱中了！

他開始覺出人生的苦惱，覺出蛇一樣的女人的可怕！

又是同一樣昏黑的夜晚，他不但口袋空空，就是肚子裡也沒有進一點食物，他只得抖着身體，去做人生最卑賤的一條路子——偷。

他從別人口袋裡拿出了那所謂不義之財以後，他的慌憚的膝上加了兩道白繩，以後的生活，完全消磨在煩悶的監獄中了，雖然每天有飯吃，但總不如在街頭徘徊不受拘束的好。唉！肉體上的痛苦雖然難受，可是精神上的苦痛却是超過萬倍哪！

是個可紀念的一天——是進出獄的那一天。

他拖着沈重的脚步，離開拘束精神的監獄，極力避開紅綠燈光相映的大街，一對對攜着手青年男女們，他不願再，看每個青年男女都墮落下去，像自己一樣。

一陣腸鳴，驚斷了他的回憶，夢一般的回憶，他忘却了饑與困。路燈發出暗色的光，他低了頭。

昏暗漆黑的街道上隱的可以看見是華，遠遠地，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渡着生命之端的旅途。

(贈玲趙津天) 上馬在弟弟田武



理想中的朋友

北黃木英

交友，是一件嚴重的事，過去，有不少的人因為誤交了壞朋友，以致葬送了自己的遠大的前途。普通所謂朋友，都不過是些浮泛之交，也談不到什麼好壞的。我們要交到好的朋友，必須有嚴格的條件，在人格上，必須使我有純潔的思想；在行為上，必須使我有合理的改善；在學業上，必須使我有迅速的進步，得到這樣的朋友，又是多麼困難的事呀。現在，無妨把我理想中的朋友簡單說一下：

①要品學兼優——一個人的品行，最為重要。假使品行不好，往往會做出喪失人格的事，如和他交往以後，也要漸漸被他同化。至於學問，當然也要充實，朋友之間可以互相切磋，雙方都可以得到利益。

②要有毅力與志向——和沒有毅力與志向的朋友交往，不但不會得到好的收穫，反而容易受到惡劣影響。沒有毅力，不能成功偉大事業；沒有志向，只有逐漸墮落，我們交了沒有毅力與志向的朋友，前途自然很危險。



(贈生平劉津天) 哭要妹小



小的雲和小妹妹

曹振英十一歲畫

我愛寂靜，尤其是凄然森冷的月夜。靜得像一切都毀滅了一樣，青天高高的罩着，像平波無浪的大海，大的月亮，在天邊兒笑，笑得全沒有一點兒理由。可是這勁強的寒冷的風却在吹，吹，吹，吹這遼闊的大平原呵！

自己隔着窗子，凝神望着皓月當空的青天，遙想到那如夢如烟的人生路程，突然對着這靜美的夜，發出了茫茫的薄戀，一個情重的孩子，跋涉在異鄉，流浪在旅途上，又是那麼久遠，當時倒在靜夜懷抱中沉思時，終於會淡淡的，發發的感到一陣陣的鄉愁，而輕輕的太息了。



車路路習策裏院庭在正娛激童家作小津天

自己的速寫像

張郁芬

我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按年齡說，我早已是成人了，可是在這或靜處却永遠有一顆孩子的心。由於北大的關係身體總沒有強健過，所以同學們都以「三期勝勝」呼之，平時很少言語，偶而有一點笑容，也不過只像風平浪靜的水波，輕輕的表現一下而已，這一來又得到同學們的外號：「書獃子」。家裏經濟的關係，還不至於叫我當自製了，我的孩子，

總是脫不了愁氣，記得是前年春季轉入某縣城內的一間省立中學校時，每作一件事，都感到自己的感頭整腦，再加上連一個同學也沒有，因之事事都感到陌生，見別的同學有說有笑，打打鬧鬧，我始終不發一言，偶或有同學和我談心，也像斬了一樣，問一句答一句，總怕有一句話說錯了，讓人家譏笑。一天一天的混下去，同學的面孔，都熟悉了以後，才敢和人家去談話，但也說不了幾句話，別人就發覺我害羞了。每一個禮拜天，是我最難過的一天，別的同學或回家，或三五成群的到郊外去散心，達達地喊聲且無窮的我呢，因平時不喜交際的緣故，只有獨自坐在日晷室中，和我最親近的朋友書報，雜誌——

天津小記者楊學賢

(天津第一之先生贈我)

時，就愛孤獨寂寞，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改拉，我真不知道，我這一生時刻何能離了這一個問題，有着她人吃，幾說不說覺，結果毫無收效，反把身子弄得比以前更糟。上帝！我只有問問你，我到幾時才能得到人間的快樂與幸福呢？這一個答案，誰能夠賜給我呢？上帝好像是不理我這無能無狀的孩子的。

張郁芬，一九四二，一一，二五於故都



容易弄錯的字

一 逢

憤 忿

雖然字形並不相同，但因了兩字都讀如「奮」，而且在講解方面又都含有忿的意思，所以也很容易用錯。「憤」是暴發的怒狀，含有較激烈的怨怒成分。「忿」則是夾恨夾怨的怒氣的發洩。比這一下它們的不同，「憤」好像是直爽些的發作，而「忿」却有點像經過轉迂迴而產生的怒氣。

憤：感怒叫做「憤」。一方面發怒，一方面心中鬱悶，叫做「憤懣」。心中有所不平叫做「憤憤」，憤懣而嘆息叫做「憤嘆」。「憤憤」激於義憤而發叫做「憤激」。嘆怨世事不平叫做「憤世」，恨怨中夾雜了嫉妬叫做「憤嫉」。經久始發的氣憤叫做「積憤」，宿憤。下決心強叫做「發憤」(即狠心的意思)。有孤注一擲的含意。嫌怨也叫做「憤怨」。憤懣在胸中如火之燃燒，叫做「憤火中燒」。深恨叫做「憤恚」。怒而無忌叫做「憤憤」。個人的氣憤叫「私憤」，大眾的氣憤叫「公憤」。

忿：恨怒而不顧一切叫做「忿」，如「忿恨」「忿怒」。因怒而發半聲叫做「忿」，氣憤不平叫做「忿憤」。因氣忿而爭鬧叫做「忿爭」(與「紛爭」並不相同)。氣憤已極因而謾罵叫做「忿罵」。

舉例：張小牛雖是目不識丁的車夫，却有一肚子俠心義胆，多少年來，積憤填胸，由於憤此，每見不平，惹他憤火中燒，平時替弱者不憤，與人忿為忿爭的事情，如同家常便飯。一天因為打傷當地鄉紳的小少爺惹起公憤，大衆異口同聲要把他驅逐出境，小牛口齒不放，難於洗白，只有憤怨別人糊塗，更忿恨自己沒有才智，從此以後小牛毅然決然發憤求學，等待來日一渡憤憤。

貶 賤 辱

「貶」和「賤」因了形體相似，很容易弄錯。「貶」和「賤」因為字形和讀音都差不多，更使人分辨不清。其實這三個字的讀音不只有別，而且講解也相差很遠。這裏，最先請你記牢：「貶」讀「扎」字上聲。「賤」音「扁」。「辱」念「便」。

貶：眼皮上下相向，立刻閉閉，叫做「貶」。如「貶眼」「貶眼」(很快的意思)殺人不貶眼(這句俗語是形容人性殘忍的意思)。俗說「貶眼」作「貶磨眼兒」或「貶巴眼兒」。(常人多作「作眼」或「扎巴眼」，這是錯誤的。)

賤：讚美別人叫做「褒」，相反的，譏刺別人叫做「賤」。批評是非，辨別好壞，叫做「褒貶」。由多而減由貴而賤都叫做「賤」。使貨物降低價格叫做「賤價」。使官位降級叫做「賤官」。往下壓抑叫做「賤損」。免職不用，叫做「賤職」。譏罵責備別人，叫做「賤責」。

辱：古時有用石針療病的一種方法，(用石針刺病痛的地方)叫做「針石」。規勸別人，針對着其人的弱點或過失，如石針刺病然，叫做「針石」。寒風刺骨，又可叫做「刺骨」。

舉例：小三子年紀雖小，但是口齒極其厲害，而且專會用三寸

不爛之舌奚笑別人，有時給他遇到一個好惡的人，他一眨眼的剎那就生出了壞主意，只憑他對別人的功夫，一句軟，一句硬，真跟寒風刺骨一般的銳利，使得你啼笑皆非。

要 耍

這兩個字因為字形不易辨別，常常給小朋友們記錯，尤其是剛認識字的小朋友們，對「要」「耍」兩字更會分不清楚。「耍」是「西女」兩字所組成，念作「耍」，又音「妖」。「耍」是「而女」兩字組成，讀「刷」字的上聲。

耍：讀作「耍」時，當作形容字用。事物的重大者叫做「耍」如「耍耍」「耍耍」「耍耍」。重要的事情叫「耍事」。貴重的大人物叫「耍人」。主要的意義叫「耍義」。主要的目標叫「耍目」。要命的地方叫「耍害」。形勢險要的地點叫「耍害」。主要的犯人叫「耍犯」。構成物體的主要原素叫「耍素」。

耍物欲得叫做「耍」，如「耍耍」。心中以為不可缺少的叫做「耍」。有所需求叫「耍耍」。必須有，而不可缺，叫做「耍耍」。想需用，想得到，想去，都可用作「耍耍」。俗語不耍耍叫做「耍耍」，但命令語中的「不要……」却有「不可」的意思。(以上的「耍」字也讀「耍」)

「耍」讀「妖」時，當作動字用，有挾而求叫「耍」。請求而欲學做切叫做「耍」(較「請」為重)強迫別人服從，或以條件挾制人，叫做「耍挾」。擱止叫做「耍」，如「耍殺」。

另外，總括也叫做「耍」。俗把「耍」字代替了「若」字，如「若是他不樂意，我就不去了」。俗多用「耍」是他不樂意……

耍：遊戲叫做「耍」，如「玩耍」。嬉戲或與弄俗語「耍笑」「耍弄」「戲耍」。小孩的玩具，俗稱「耍貨」。後來俗語中有把「耍貨」用作諷刺，以遊戲態度處理事物，本應叫做「疏忽」，常人多以「耍貨」代替。

舉例：小弟弟生性很頑皮，有許多玩藝兒他不玩，偏要到外邊去玩耍，而且常常跟大人耍笑，因此不斷鬧禍，有一次，我哄着他向他要求「你以後不要到外邊去玩要好不好？你不要再往外跑，我明天給你買許多新鮮的小耍貨。」他却很機靈的向我耍着說：「你要是每天給我二十樣耍貨來，我當時就不出門去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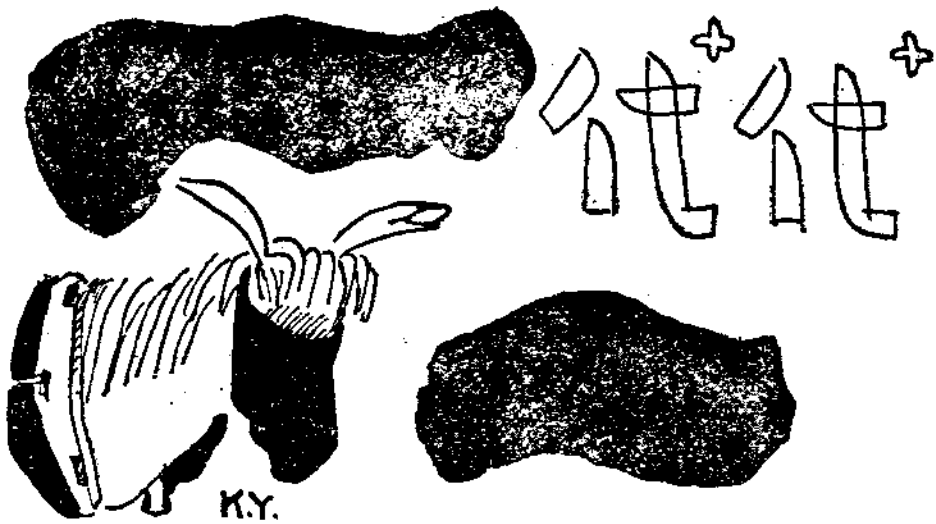
齷齪 齷齪

「齷齪」讀如「威威」，「齷齪」念作「粗雨」，因為彼此都是通用的詞句，而且形象又很相似，所以很容易使人記錯，念錯，或用錯，可是這兩個詞的意義却完全不一。

齷齪：一個人的氣量狹小，叫做「齷齪」。齷齪而不清潔，也叫「齷齪」。

舉例：大哥哥因為二弟屋中齷齪不堪，時常跟二弟吵鬧，二弟不能忍受，所以弟兄二人時常發生齷齪。

容易弄錯的字



藍 魏

先前在這屋裡坐着的幾個人，不知什麼時候都走了。他收拾了桌子上的茶盃什麼的。這時候忽然門一開，從門縫裏探進一個女人的頭來：

「阮爺，你給買點東西去。」

他認得這是大少奶奶屋裡的丫環金香；於是他回過臉來等着說：

「金香姐姐！屋裡坐！買什麼去？」

「哪是，該死的小劉媽也不是幹什麼去了，把紅寶小少爺餓得直哭，大少奶奶知道了，氣得什麼似的，一時家裡又沒有牛奶，找人去買，廚房老金也沒在家，老李領着玲小姐環少爺一羣孩子看電影去了，小齊也拉着大少爺出去了，阮伯伯（三吉爹）也跟着老爺出去了。一時又找不着人去買，大少奶奶急得似麼似的，是我想起來，煩惱給買一盞去吧，小劉媽真該死！」

金香的嘴說得怪流利地，說到這裡把手伸出去，把錢遞給三吉爺，又說：「你這得快來，因為紅寶小少爺還等着吃呢，我也不等着了。快到裡邊去看看，說不定小劉媽回來，又該挨一頓臭罵，真該死！」說着把頭重新回去，把門關上，跑着進裡邊去了。

三吉爺望着金香走了，心裡想：想這丫頭嘴真甜，不知怎麼會在大少奶奶眼前討不到好，還總挨打挨罵！想着，把金香遞給的買牛奶用的一元錢放在腰裡，往外走着。又想起方才金香說的小劉媽不知幹什麼去了，扔下紅寶小少爺餓得直哭的事。他記得聽小劉媽說：說家裡的小孩還活着，說不定她跑回家去看自己的孩子了，可是，她竟忘了她是幹什麼的，人家化錢雇奶媽，是不答應再把她自己的奶給自己的孩子吃的。這樣她偷偷的回去，如果讓大少奶奶知道了，豈止光挨頓臭罵就完了，說不定會從此把辭退了。被辭了固然可以盡量的把奶給自己的孩子吃了，可是，可是……三吉爺想到這，忽然想起自己想錯了，因為他又想到，假如能夠這樣，當初小劉媽不是可以不出來給人家當奶媽了嗎！出來當奶媽——把自己的奶不給自己的孩子吃，當然還是爲了要掙錢，既然是掙人家的錢，怎麼能又把奶去給自己的孩子吃呢？三吉爺想着想着，也不由得有些氣憤了，像這樣欺騙主子的事，在三吉爺是從來沒有的事，而且在他的正直的思想中，這樣的事也是不允許的，雖然他也不想道究竟小劉媽的孩子應該怎樣活起來，他只絕對的想到那孩子是不應該餓死的。

就這樣一邊想着，一邊跑了幾家牛奶坊，都沒有鮮乳了，急得他什麼似的出來半個多鐘頭了，想紅寶小少爺不定餓得甚麼樣，要是空着手回去，說不定要挨大少奶奶一頓臭罵，可是怎麼辦呢？莫可奈何，只得買了一盒代乳粉，因為心急想一步就邁回去，可是年紀已竟老了，身子不像當年那麼強壯了，腿腳不再聽使用，走快了幾步，心

早慌起來，氣喘起來，於是脚步越發的快了，偏偏地上有個窩子，一眼沒有看見，一個前拾跌倒了。於是眼前一陣黑，半天沒有了知覺，慢慢地，慢慢地甦醒回來，自己心裡明白一點兒了，掙扎了好一會，才爬起來。可是眼前仍是一陣金是，銀是，心裡只在跳，腿顫顫地，半天也沒有邁開了一步。

等到慢慢地，慢慢地心穩住了，一步一步地挪着走，挪着回到公館，連進自己的屋歇一歇都不會，便進打邊來。心裡正就心着大少奶奶的着急，才一進來就聽見大少奶奶在屋裡叫罵。心慌着在屋門口輕輕地叫了一聲金香，金香沒有出來，只得自己顫抖着腿，輕輕地拉開門進去。看見大少奶奶正在氣紅着臉罵着。小劉媽避貓鼠的，在那裡耀着紅寶小少爺。金香站在大少奶奶身後，給她捶背，這是喚人少奶奶看見三吉爺進來，竟跳起來罵道：

「你們都是誠心哪！一個是孩子不管就走了，一個是買東西一去不回來，瞧這樣子，孩子不叫你們給餓壞了嗎？養活你們這些廢物都是幹什麼的！」

三吉爺抹一抹額角滲出來汗珠，心慌意亂地，腿顫抖地，向前挪了一步，嘴唇也抖擻起來了，口吃地說：

「大：：少：：奶奶，您：：別生氣，實：：在我是：：老：：廢物：：了：：」

三吉爺身子顫抖得使大少奶奶看着有些不耐煩了，於是把頭一扭，低了一點聲音說：

「看在你這麼大年紀的份上，我也不好說你什麼，去吧！去吧！」

三吉爺一句話也不敢多說，只得顫抖着回身向外走，走到門口時又回轉頭來，顫抖着望了望，似乎有話還要說，但是一看見大少奶奶的不耐煩的樣子，便不敢再出口，而默默地走出來了。

半天才挪到自己屋裡，倒到床上，痛苦咬着他的心，但是他只是在恨着自己竟成爲老廢物了，他一點也不想到別人的不是，他傷自己老了不能隨主子的心了，他咬着牙，忍耐着，筋骨的疼痛使額角上滲出汗珠，肉起着癢癢，把眼睛痛苦地望着一件東西，怕拋去了似的，不動睛地望着，然而他却是什麼也不會看見。

由痛苦，而到疲乏，慢慢地，也就靜了下來，他把眼閉上，沉沉地入睡了。在睡裡，是下意識的，把微弱的呻吟，噓出他身心的痛楚。

夜已更深下來了，這前後三之院的公館，已靜到像是一個人，這偌大的空落的宅院的，是輝煌的燈光，和偶然吹來的一陣陣的風，吹在什麼東西上的聲響。三吉爺輾轉在床上，微弱的喘息着，輕輕的呻吟着。

突然，大門外邊有汽車嘎然停止的聲音，相繼是又是一陣熟悉的汽車喇叭的喊叫，於是門房裡的電鈴也響起來了，這一陣噪亂，把三吉爺從夢囈的呻吟中驚醒轉來，他習慣的，猛地坐起來，完全忘掉他身上的疼痛地，急忙披上衣服，抓起了一串鑰匙，顫抖地走出去，很熟悉的把大門上的鎖開了。可是當他把手去拉那好幾百斤重的鐵門的時候，頭一陣昏眩，手軟了，門只拉開了一道縫，不再動，他微喘着，手在發顫……

門外的人，等了半天，只見開了一道縫，門就不再動了，汽車夫好像着急了，把喇叭再響一下，這時候那個早已下了車，來按電鈴的既起，已竟曉得這

是怎麼回事，他不等汽車的喇叭再響，他把手伸進門縫裏來，用力一推，門推開了，可是險些把門裏的人給推倒了。

「爸爸！您怎麼了？」扶了一下門裡的人，往旁邊一閃，車哪的一聲便開進去，開向裡邊花廳邊停住，一會又退回車房去了。

三吉爺只喘了幾聲，沒有說話，等着兒子把大門關好，兒子攙扶着父親走進門房裡去，再開一句：

「爸爸！您怎麼了……」

望着自己的兒子，像是使了急人的力量，從喘息中掙扎過來，說：「三吉爹！你回家去了嗎？」

三吉爹一怔，正想說自己成天的脫不開身，那裏有工夫回家的話，但是，很快便意識到，老人家這樣問，一定是又在想三吉那孩子，於是撒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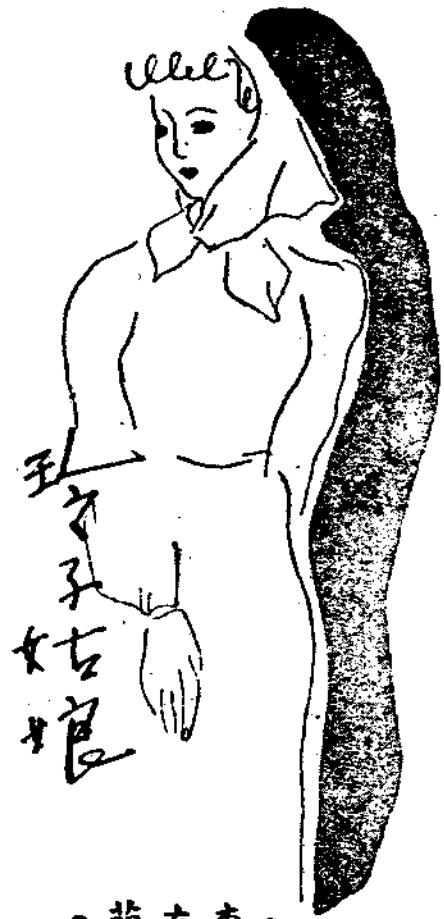
「回家去了，三吉很乖，他問爺爺了，他說爺爺頂愛他！」

老年人聽見這樣說，似乎非常的興奮，用手顫顫地抹了一下額角上滲出來的汗珠，半晌，才在慘白的痛苦的臉上，才擠出來一點笑來，在笑裡蘊藏着無限的慰安，在笑裡蘊藏着無限的欣喜，在笑裡更蘊藏着一個非常的希望！所以眼睛裡同時也給興奮得有些在發亮，他用發亮的眼睛，盯望他自己的兒子，這樣一個粗壯高大的兒子，他想着三吉不久也就會長成這樣，然而那並不像他的爸爸這樣，聽人差使，而是差使別人的，因為他愛這孩子，而這孩子，也更聰明，以後的幸福，都要在這孩子身上去要。他已竟忘了，當初他對站在眼前的兒子，也同樣是懷着這樣的希望，而現在他的兒子也同他一樣的聽人差使那回事，那已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只記得這眼前的事，他努力地想抓住這眼前的希望。

「三吉這孩子真愛人，方才，劉慶老伯也說這孩子好，我說多咱這孩子上學去，像人少爺似的，那有多麼好啊！說真的，這孩子也真行，夠聰明，我們一定讓他上學，也好增光耀祖，是不是呢，三吉他爹？」

「嗯，您說的是！」三吉爹點點頭，望着爸爸興奮的樣子，不忍的去打擾，只點着頭，聽他老人家的話。

「增光耀祖，嗯，對了，增光耀祖，我們阮家要增光耀祖，都在這孩子身上了，三吉他爹！我們的希望也都在這孩子身上了。我是沒有希望趕上了，等這孩子長大成人了，我也就早死了，可是我看着這孩子，從這麼一點點……用子式比着，繼續說：「長到這麼大，也就很滿足了。假如再看他進了學堂，那更好了。三吉他爹！可是你，總比我盼望大，到老了可以享這孩子的福，這孩子是有希望的，我們總不能再讓他像我們，就誤了他，做這種侍奉人的事情，我們一定要他上學，是的，上學，他是會給我們阮家增光耀祖的，三吉他爹！你可要好好的看着他，看着他長大了，你好享他的福！嗯，也好增光耀祖！增光耀祖……」他太興奮了，在額角上滲出了大顆的痛苦的汗珠，可是這老年人却一點都不覺得似的，只是一味的在興奮地談論着他心愛的孩子，像是他如果這時候不說便失掉了機會，使永遠也沒有再說的機會。而且似乎越說得多，越能使他的心裡感到了愉快，因為當他嘴裏滔滔不絕地說着的時候，他眼前還幻化着未來的現實的影子，他是太興奮了，他把什麼都放在這孩子身上。



• 萌在李 •

我回家的時候，特地繞道上何家的舖子去，告訴他們，已和姜所長說妥。何老頭兒聽着，感激得淚都掉下來了，玲子姑娘却仍若無其事的樣子，淡淡的只說：

「我本不預備搬家，誰想不講理要我們搬家，我便和誰拼命呢。」

「劉爺，吃碗麵去罷」何老頭兒誠心的請我，表示他的謝忱，他很貧窮，只有用他本店的麵請客了。

我以為玲子姑娘一定感激我，並且可以諒解我，誰知聽她口氣，恰成了一個反比例我是很失望的。初去的時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抱的什麼希望與目的，懷的什麼意思，只覺得很欣喜很熱烈；想不到使我受到一種很不愉快的刺激，所以我也不願吃麵，便要想走。

「今天有很好的糟魚，做碗糟魚麵可好？」玲子姑娘忽然在我要走的時候向我問。

我有些負氣，沒有答應什麼，仍然移動我的腿，向門外走去，她有些窘急了，她不是怕我生氣，怕我再要警察所驅逐她們，那是我從猜測她的心理，但是她見我不作聲，她便在我後面喊着：

「劉爺！請你等一下。」

我的腿已進抗了我腦子的命令，便停止了。

「什麼事？」我回身問她。

「究竟要吃，不要吃，該給我們一句答話，大爺發脾氣麼？」玲子姑娘帶了一些笑，似乎在讓讓。

「好！我吃，但是我照付錢的。」

「當然，我們不希望你抹了嘴便跑的；你要不吃酒冷盤？麵錢是每碗三十二枚，貴不貴？」

「麵味不合我的口味，麵價要打折扣。」我笑着打趣。

「行，聽你吩咐；要是特別有味，可有賞，」她也打趣。

於是一天的雲彩滿散了，我竟忘了方才的氣憤，她也好像根沒有了方才的彗星。我坐下來候着她的麵，吃完擦過臉，我照付了麵錢，她也照收，我很滿意。她的爽直，大方，和她的做麵的手段，都使我十分的驚佩。

到這時候，我才把方才和姜所長的談話，全部告訴了她，她不會表示什麼意見，但是她站在我桌子旁邊，默默地注視着出神。她父親已近六十歲了，完全是一個很謹慎而少智識的小商人，他連連的向我打躬作揖，他似乎也在驚奇劉家的少爺，怎麼有這樣雅量。在我臨走的時候，她還是不會說過一句感謝的話，但是她却這樣說：

「我們希望你我們小舖子的一個老主顧。」

「有新鮮的東西，給我留一份，無論我來吃，不來吃，都記我的賬，都該照付。」我向她說。

「但是希望你來吃，不吃的，我們不能向你算賬啊。」玲子姑娘很莊重的說。

從此我每天都去吃麵，或者喝一些酒，她做的菜，太合我的口味，我付賬，從來也不會多給一個錢，她們也從來不會賈賈或浮收過一個錢，這交易，是很公平，很穩當很有道理的，我屢次有資助她去讀書的意思，但是却很難找機會對她說，雖然是時常到他們那裡去吃麵。

我不會和父親說明，父親也不再提起此事，但是我對家裡傭備的僕役和船夫，由我很嚴厲的警戒，不許再去欺負他們，他們舖子裡從此不再有我家的下人的足跡。

有一天，我在她舖中喝酒太多，竟醉了。醉的原因，完全是未喝酒之先，是預備着醉的，在隔夜，賬房李文甫把我近來常到玲子姑娘家裡去的話，告訴了我的父親，父親便責備我，他說：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不是配和一個糕餅舖子裏小夥計去鬥酒，爭奪一個下流的女人？你以前並不告訴我，你已錯了；怎麼這樣肆無忌憚，竟鬧出這笑話！」他說話的時候，手拍着桌子，聲色俱厲，是從我有生以來不曾這樣過的。

「士琪，你不能這樣荒唐，丟你父親的臉。我是瞧着你從小到大，我也生氣啦！」文甫也岔了出來說我。

「你是什麼人，配來管我，」我很不客氣的向着文甫。

父親見我態度不馴，格外的發怒，他聲言要驅逐我，我也表示假使真的驅逐，我也甘心，文甫又做好做惡的勸住了我父親，我問父親誰造的謠言。父親便說：

「李先生知道你的底細，是我託他監視你的，他不會說謊，不會造你的謠言。」

我實問文甫是那裡聽來的話。

「士琪，你該平了平氣，我可以完全說給你聽。你難道真的一些也不知道麼？他對門的糕餅舖子裏有一個小夥計，叫做周順生的，每天都伏在櫃上勾引玲子姑娘，玲子姑娘也有了幾分意思，自從你去了以後，玲子姑娘便把順生不理睬，順生在外面到處都講你的話，我勸你還是不要去吧，女色着了迷，不但是名譽有關，並且常常會發生很危險的事情，你該明白些。你喜歡吃菜吃點心或喝酒，何妨到福利號去，那邊多是上流人物，本舖的重要人物，那一個不去，你也可以和他們交際交際，你要是愛美的女人，那麼你年齡已大，也該結婚了——鎮上的少爺們，誰到了二十多歲，還不結婚？何況你已過了三十多歲！我可以給你做媒——就是王家的鳳姑娘，鎮上是第一個美人，我要是去代你說親十成之九，是容易成功的。總之，你以後我勸你不要再到玲子姑娘那裡去。你到警察所去阻止姜所長驅逐她們，我也知道，却不曾告訴東翁吧了。」文甫似乎是很有道理的教訓着。

他的話，初聽似乎很不錯，但是我知道事實並不是這樣，因為鎮上的一家大布號，小老板尤小聲，在娶玲子姑娘做小老婆，正託着李文甫在設法，文甫知道我一定會反對，阻撓這事，所以他用了這條計，在使我不再和玲子姑娘接近。

我聽着他的話，也憤怒起來，暴跳如雷的辯說。沒有這事，誰知我父親却不許我辯說。

我不願爲了這事，傷了父子的感情，便把抑鬱着的委屈，捺在肚子裏，只往門外跑。我爲這麼一個不相干的女人受委屈，我不算，這個不相干的女人，是與普通毫無教育毫無人格的女人一樣的麼？我自己爲什麼驚奇她，注意她？我又爲什麼受她毫無理由的內心吸誘，很願意和她見面，見了面又覺到一種相當的心上安慰？我以後應該聽父親的教訓，從此不再接近這不相干的女人，還是只問滿足我自己情願所解決心上的慰安，不考慮此外任何問題？她是不是一個有罪惡的女人，她是不是一個有危險性的魔鬼？她是不是因爲低微的身份，才爲社會所輕視或嫉恨？她是不是不會具備她固有的人格？我依然和她接近，我將受到何種影響？我是不是一種墮落？我是不是完全受她美色的誘惑，我以後繼續接近她，是不是走到情網裏去？我的身份地位，假使愛這麼一個女人，是不是一種罪惡？我在路上，什麼都想到？我很憤激，很感傷。我的思想，只偏向於多方面。最後，我自己的判斷，相信我的思想與行爲，都沒有顯著的錯誤；但是父親與李

文甫，都在這樣的責備我。

我已在那煩悶的時間，又走到了玲子姑娘的門口，我很勇敢的不加思索地走了進去，沒有開口，便在一條長凳上坐了下來。

我悶着氣，不會開口，只管喝酒；何老頭兒和我講話，我不會聽得，也沒有回答，玲子姑娘很奇怪，也沒和我講話，我也不理睬她，但是她辦的菜，都很可口，都是她自作主張給我辦的——這已是習慣了，我來也不會點過一次菜，我只管胡亂的吃喝。

我已盡了兩壺酒何老頭兒便不再燙酒。

「來酒！」我才開了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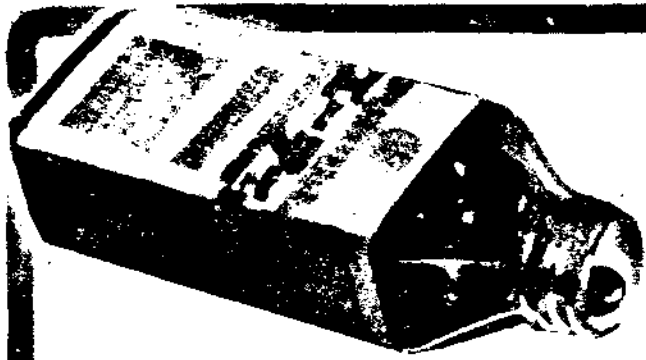
「酒完了，請吃麵吧！」玲子姑娘開口講話了。

「不行，再燙一壺來，我要盡量的！」我從來不會在她那裏這樣生氣講過話，但是現在我竟這樣發脾氣。

「饑子裏空了，多喝了也要醉的，算啦，明天再喝吧。劉爺！你聽我一句話！」玲子姑娘跑過來站在桌子前面，柔聲和氣的說。

「你是什麼東西？我聽你的話！」我很粗魯的嚷，「我有錢買你的東西，你不賣？我到處去喝，你瞧，整缸的酒，我都喝得乾，醉得什麼事？快給我燙十壺來；不燙，我姓劉的不答應你。」

我還難見她的臉紅了起來，眼睛裏似乎亮晶晶含着淚，但是不知什麼時候，我已醉得如泥，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我才醒轉來。醒轉來我已躺在一張床上，這是一間很乾淨的房間，我不知道這究竟是那裏。但是等完全清醒了，才注意的聽見隔壁的鍋勺的煎炒聲，和注意到地上經過掃拭的嘔吐的痕跡，床上也是留有着污穢的嘔吐痕跡，這才記起方才喝酒的情形。知道我還不曾離開了何家舖子，我很慚愧，我自己失去了體統，我心裏抱怨何老頭兒爲什麼不送我回去，却讓我躺在這裏，於是我注意的仔細的觀察這間屋子，雖然擺設很簡單，但是却很幽雅，從掛在牆壁上的衣服，和床上的被子，我竟意識到這是她的房間，是玲子姑娘的房間，於是再注意，更使我驚奇的，就是掛在現在桌子上有好些本書，和一個賬簿，和一本勵學習字帖，還有不少已寫了字的紙張，我雖然不敢偷看任何的一切，但是我却按捺不住我要看那寫過字的紙張的好奇心，因爲我看見那紙張皮上有幾個字：「何玉玲寫字」我更確定這是她的房間了，我翻開來看，只見她臨寫的蘭帖，娟秀挺拔，知道她是曾經受過相當教育，而且是不只小學程度的，但是我却想不到她怎麼能忍受得住她現在的環境，她又爲什麼不想繼續求學？



日本農林省水產試驗場發明
天然水產動物肝臟實質製劑

肝油成分不充足服用有中毒之弊 肝油最易防害胃腸，服用日久，更有中毒之弊，因魚肝油中含有一種毒質，實為醫學界遺憾。至今維他命A·D·B2及其他營養素複合藥品，市上尚不多見。

優良水產動物肝臟實質製劑 日本農林省水產試驗場，利用南北極棲伏之特殊水產動物之肝臟，經化驗報告，含有大量維他命A·D·B2，阿米諾酸，造血素，肝臟粉，及其他之高貴營養成分，含有量豐富驚人，遂提取其中有效成分，用科學方法，外掛糖衣，更以乳膜皮封貯，不止可以功效保存，且可性質永無變化，定名為エーデー。エーデー為肝臟實質製劑，效力高肝油數倍，哈里巴茲都數十倍，且無不易消化及噁氣，腥臭之弊，雖胃腸十分衰弱之人，服用絕無害，更能功效保證，定可安全。

治療各種病症無不立起沉疴 エーデー有強力之維他命A·D作用，服用之後，可將衰弱內臟之諸粘膜強化例如氣管支管粘膜之強化，癆瘵（淋巴腺結核）肺結核，體質虛弱，腺病等的改善，強韌眼角膜，保護視力，兒童促進發育，強壯骨骼，服用功效偉大，維他命B2有解毒作用，發育促進，強化胃腸。阿米諾酸，造血素，營養強化作用，增進血液，促進健康，此等多方面之功效，實為現今之保健良劑。

水產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出品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總經理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全家福雜誌第五卷第二期（二月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兼發行者：全家福雜誌社（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定價 零售每册三角（每月一册）
全年三元（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另印成表函索即寄

糧食問題

現在是節約期間，粗糧當道的時候，粗糧雖然不及白米麵粉好吃，但是營養成分都是異常豐富，只是常有不易消化的弊病，如果兼服若素，不只能使消化正常，食慾亢進，更能強壯身體。



胃 腸 營 養

若素

售均房藥地各·五角七元一瓶中

司公藥製素若：路開新單東京北